HK$ 45

黑俠®

一個城市怪客的故事

新聞大王

大騙徒

封面繪圖：[illegible]

原著：彭志銘

次文化堂

編寫：利國棟

Presented to

The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利銘澤典宬

by

劉天賜 先生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次文化

漫畫文化

時代見証

——次文化漫畫文化系列⑯

黑俠大戰新聞大王

原　　著：彭志銘
編　　寫：利國棟
社　　長：彭志銘
發 行 人：黃世榮
出版顧問：蕭偉強
發行經理：鄭偉龍
編　　輯：馬適之
封面設計：原秋白
封面插圖：ENOCH CHAN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電　　話：27805625
印　　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1996 年 5 月初版
書　　號：SCB184
定　　價：HK$45

©一九九一年　次文化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黑俠》版權均受國際版權公約保障，黑俠之名稱、造形及其型象皆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電視、電影、錄影帶、廣播、出版及所有有關之產品的版權，全歸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違者必究。

在香港印刷及出版。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次文化堂

漫畫文化叢書⑯

黑俠①大戰新聞大王

原著／彭志銘　編寫／利國棟

漫畫小說

目錄

黑俠 I・新聞大王

警告：我一定會回來 3

六月飛霜 45

天使的天堂 79

沒新聞的一天 143

一個都市怪客的誕生／彭志銘 217

兩人小傳 219

黑俠之1
新聞大王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118874031

警告：我一定會回來

自從太陽下山之後，紅橙黃綠青藍紫等光線，就似鬆了脫的韁鎖，肆無忌憚地從霓虹燈中撲煞出來，花枝招展地在充滿廢氣的世界裏勾引過路人和車。表面上，它們是集體行動，實際上，誰也希望排衆而出，獨得青徠。

它們照罷一個又一個行人。

途人看罷一盞又一盞。

也許彼此互相欣賞，卻是一瞬即逝。然而，因爲曾經把時間花到每一盞霓虹燈去，溜掉的時間不少。

只有一個男人在這晚上，氣沖沖地，趕上了一輛黑色的小貨車，頭也不回地絕塵而去。乾淨俐落，像從來都不屬於這個世界。

倒後鏡映着的花花世界，漸漸冉褪。

沒有芒眩的光影，只有昏黃路燈。那是一種夢般的色彩，只有光，但紅不紅，綠不綠，顏色沒有褪，無人能分辨出來。在這境地，人會集體色盲。

再一回，連路燈也沒有了，只有貓眼石在地上盯着每一輛過路車。

實在太寂寞了。

是夜，只有兩輛車駛過，一輛車在兩三小時前。

車路迂迴，但他習慣了。每一個曲折都給他安心，太順利，易教人感到失敗的蒞臨。他知道人不能夠太安穩。

朝着一顆紅色閃燈，黑貨車快給一座大倉庫吞噬了。

所有霓虹燈都給比下去，那男人獨愛那一星點閃閃紅。

黑車很靜地爬上去，停下來。

萬籟俱寂，這角落爲世人所忽略，那男人不是世人中的一分子。他知道甚麼是好，打探了六七年，他知道這是一塊寶福地。

全世界的人都實在太快樂，所以甚麼都不知，不理，都疏忽了，而他是後天下之樂而樂，比天下更快樂。

在大鋼門上，他按了三下「九」字，從容不迫，也沒有四處窺探，就如他的家，對每個地方也瞭如指掌。

鋼門如僕人突然與主人碰個正着，屈身鞠躬退後，慢慢站在一邊，讓男人走進去。

紅燈自動開啓，暗影妖嬈，男人粗眉小眼，左眼下兩條紫藍，深深凹陷下去，顯得眼睛更鋒利無比。他盯住了子彈、步槍，以及特級來福。

這算不上最好的武器，只要有價，這些警械，就有市！

他愈看愈快樂。

當了警察那麼久，一無所有，反過來害警察盜警械，反而賺得盆滿砵滿。人望高處，不能怪任何人。

不是這樣想，你以爲說偷就偷嗎，人家不重視的，才胡亂拋，否則，不那麼容易有機可乘。既然人家雙手奉上，爲何不取？

吃得到的葡萄，是甜又不怎麼有人發覺的。

他抬了十排子彈上貨車。又再抬了幾枝特級來福，心想笑出來。

再踏進倉裏要取警員的步槍，明天將會有很多警員當班時沒有配槍，又會有

很多悍匪拿着他們的槍劫殺他們，妙絕妙絕。

愈想愈自豪。

一絲風掠過面上。

砰！

紅燈關了。手一鬆，拿着的步槍全掉到地上。

他轉身後退。嗯，門關了。他雙手拚命在門上摸，要尋出門掣。

汗水在流。

心在雷動。

沒有發現，他大力敲門。

僕人背叛了主人，主人馬上現形。

他摸向門邊，希望有些開門裝置，但沒有；他摸向牆，光滑得不得了，上下左右，坦蕩蕩，手指敏銳得能說出牆壁由那些粒子構成。

終於手指發現了一些柔軟的東西，他按下去，燈依舊沒有亮。

手指仍然在攀爬，一步一驚心，這樣的東西，好似不該在這警械倉庫中出現。

手指感覺到一股暖的呼吸。

這麼密不透風的地方，何來生口？

心一沉，手指彈開。

「是誰？」

砰！

天花亮了日光燈。

那男人的小眼瞠如銅板，光線太猛，忘不迭收縮。未及開口，已吃了一拳，腹腔受了一腳，支持不了，頭撞到他剛才掉下的一堆步槍上。

他看不清走來者何人，直至黑影蓋過了他。

「我叫做黑俠，黑夜的黑，俠客的俠。」

「原來這裏請了看更！」那男人隨手拿了一支槍，朝面前的神秘人射，上膛

拉板機。

咔嚓！沒子彈的。

黑俠一腿朝他下巴處兜上去。

「上得山多終遇虎，你本來已是神通廣大的警械大盜，奈何你沒有得些好意須回手！」

「你是警方的人嗎？」警械大盜問，口吃吃的，一步一步後退，六神無主，沒想過會在黑夜裏走出這樣一個黑人物。

黑俠步步進迫。

警械大盜退了十多步，忽然停下來，膽子壯了，眉梢向上吊，領會了一些，笑笑說：「老兄，看你帶上面罩，見不得人，看來，你只是不想我獨吞所有手槍子彈。但，大家出來跑江湖，總得守規則，下回我們才一起吃大茶飯吧！」

警械大盜拔出槍，就向黑俠開火。

黑俠飛彈起來，凌空騰了兩翻，雙腳就踩在他頭上，左一扭，抓着他雙腳，

向前一滾，警械大盜整個人給扳在地上。

腰骨已酸，但生死攸關，他沒怠下來，一躍蜈蚣式的反彈，轉身開火。

找不着黑俠。

小心翼翼地在每一個放槍、子彈的槍架巡查。他原本在暗，現在卻在明。

踱踱踱。

黑俠走過大門。

警械大盜向大門開了一槍。

最後一發子彈，不容有失。

這塊寶福地，竟成爲困着他的迷宮。他四處跑，怕這裏成爲他的墓地。

「警械大盜，你只有一發子彈——」

警械大盜朝着黑俠站着的子彈架開槍。

轟！

雷聲大作，火花四起，數萬顆子彈應聲爆炸。倉庫的鐵壁銅牆，轟出一個大

孔。

終於看見了月亮，星空。

警械大盜乘時逃走，但未跨一步，頭已給一支粗鋼筋扣着。

他手向後抽，擊中黑俠的腰。

黑俠蹲下，橫掃一腿，再飛撲向前，屈起了他雙手，十個防暴警察的槍已經對準他。

警械大盜無所遁形，喃喃道：「我以爲警察辦事光明正大，原來也要靠黑人物。」

一名胖探長盯實他，不屑一顧似地，「只要能夠消滅匪徒，警方願意與一切黑人物合作。」

胖探長蔑視所有罪犯，因爲他們都在手了，可以任魚肉，但卻又怕一切歹徒，因爲他們不在控制範圍之內。

他走向那被炸開的大洞，很擔心地望向倉庫，打量每一個角落。被轟破的碎

片，在這黑黝黝的地方，看不見，但灰燼在空間漫舞，嗅得清楚。

胖探長嗅着，想提步跨過破牆去看清楚，欲行又止。「黑俠！」他叫了一聲，如在找一個人，又像在問這空間，可有這一個人來過。

他肩膀感到一下沉重，一隻手正拍着他：「老蔡，我沒被炸死！」

「馬飛，我又胖又老，你別唬嚇我！」

馬飛只笑一笑，那面罩緊貼面，他沒法笑得開懷。「警械大盜捉了，你今晚可睡覺好的。」

「應該可以。但那流入市面的警械……」老蔡有說不出的隱憂，「槍械價錢大跌，匪徒容易持械行劫，幸好你捉了警械大盜，如果消息傳了出去，劫案日增，是警方疏忽，流失槍械，我就完蛋了。」

「你完蛋？不是劉萬年嗎？」黑俠有點詫異。

「貴爲警械部部長，那麼高級，怎會完蛋！」老蔡吁一口氣，除下眼鏡，拿了塊手帕來抹。換上在日間，他懶看得太清楚。

「但確是他的疏忽，警械怎可如此馬虎地鎖起來！沒人看守，沒人監管。」

「愈大的機構，愈多這些荒謬絕倫的事。」

兩人沉默了一回，馬飛不知怎回答。要主持正義，有很多方法，如果人人都用自己的方法，這會變成一個殺戮戰場。當警察，似乎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但不是完美。

想起那一天，他要當黑俠……

「如果沒有你，」老蔡開腔，「警械大盜就永遠都不會落網，要動員所有警察，記者一定會知道，四出張揚。」

「你怕名譽受損？」馬飛問。

「正如男人怕自己性無能！」老蔡俯首，望着那給月亮照得暗綠的草地，憂心感感。

殊！馬飛忽爾掩着老蔡的嘴，不許他做聲，兩隻眼睛如刀鋒般緊盯圍繞着軍械倉庫的矮樹叢，一陣窸窸窣窣，他看不到甚麼。

老蔡只瞅了馬飛一眼，不是來自黑夜的人，對夜深沒有感覺。

「還有其他手足埋伏？」馬飛問。

「沒有。」

沒有自己人，但又有動靜，那末，必定是對方的人，警械大盜的同黨！馬飛握緊了拳頭，深呼吸一口，他慣於準備。

以防萬一。

正要躍去探個究竟，給老蔡難住，四個防暴警察已包圍了那不對勁的矮樹叢。

大家都不知那裏將會有甚麼跑出來，老蔡卻知道，讓防暴警察先去，有任何變卦，還有黑俠。如果讓黑俠去，萬一……他打響了算盤。

所謂能人，大半是旁人造就。

防暴警察揪了一個中年人出來。

窩囊透頂的男人，給四支電筒照得臉相完全歪曲的屍白，原來用手拿着的相

機，也吊掛在胸前，鏡頭太長，加重了他的窩囊相。

走了幾步，架在肩膀的相機袋也沿手臂滑下來，礙在前面。絆腳，人翻了，隨身聽的耳筒連一個小咪都掉下了。

男人怕洩漏甚麼似的去抓每一樣跌下的物件。

衆目睽睽，沒人可憐他。

防暴警察拿了他的身份證遞交老蔡。馬飛拿了他的攝影機來對着銀河星宿。

「梁天來。」老蔡念他的名字，「那麼晚在這裏幹啥？」

梁天來抬頭，電筒好似來自天堂，他身旁的人全是黑影，沒眼耳口鼻。他在明，防暴警察在暗。

在暗的在製造光明。

「我在看星。」梁天來答得很流利。

「別亂謅。在樹下看星？」防暴警察見慣無恥之徒，甚麼都從壞處想。

「剛才，你們聽見嗎？有大爆炸，轟一聲，我馬上走到矮樹林躲避。」

他聽到爆炸聲？

還有甚麼？做了那麼多保密功夫，竟然功虧一簣？才以爲成功，就失敗？

「你跟我返警署調查。」老蔡一聲令下，兩枝槍管已壓到梁天來頭殼上。

馬飛把鏡頭拉長又縮短。星，他常看，從來它們是一個大網欲撒未撒地凝在半空，不發現它們可以這般獨立地，在視線範圍內慢慢轉動。

看得倦了，別過頭看見老蔡捉了那窩囊的梁天來。

無事生風，怕多描一筆黑一筆。

「老兄。」馬飛拍拍梁天來的肩膀，把相機交給他，「那顆紅色的星，叫做甚麼星？」

馬飛開腔，氣氛登時緩和。

「我才給強光照射，眼部疲勞，看不到你指的那顆星，但紅色星，應該是火星，對面的就是夏日大三角。」

梁天來也知道這是逃生機會，得好好把握，和盤托出所有資料。

水瓶座，人馬座，北斗七星。

四十來歲人，說得很興奮，談到這黑暗世界裏照耀他的物體，連語氣也嫩起來。

年少時，誰不想摘星！

老了，忘記有星可摘。

說着說着，人人都相信他只爲觀星。

他沒有坐上老蔡的車到警局去。馬飛送他一程。

「你很喜歡來這裏觀星？」馬飛問。

「不，這是我的新發現。」

「慣常去哪裏？」

「以往看星的地方，都成爲發電站、飛機場了。」梁天來望着窗外的漆黑，漸爲貓眼石、街燈驅走，「你也很喜歡看星吧！」

馬飛喜歡看星，也被迫看星。每次搏鬥之後，力竭筋疲，他都被迫躺在地

上，看繁星點綴。它們無知地眨眼的表情，帶點血腥的祥和。

上一次，他殺了一個女人。

那女人殺了一個警員。

那警員遺下一個低智商小孩。

小孩最後也被殺。

星星看着一幕一幕的廝殺，樂此不疲，仍眨眼看，倏地，它們全不可愛。

「你很喜歡看星吧！」梁天來懇切地問。

「不！」馬飛沒有說，停在一角就讓他走了。

沒有道別。

梁天來抱緊自己的便當於懷中，踽踽獨行，寂寞而困悶，沒爲霓虹燈招覽。

那是別人眼中的情景。

安全感，在走罷這段路之後就歸來。

報館大廈的門打開，一腳踏入了光明。

他向所有人打招呼後，忽忙地跑入黑房。重要的資料，他不靠人。拆出膠卷，放入沖杯，灌葯水，看時間掣，搖勻，調準放大器，擺相紙，配濾光片，曝光，浸葯水，清水，定形液。二十多年了，他是熟手技工，絕對不經他人的手。

吹乾了的相片，封入公文袋，他又跑回座位，埋頭苦幹，一五一十地記下，因果來由，他不放過。

快四時，他撞入一間大房。

厚甸甸的深棕色大門，有「黎慕慈」三個字。人人心裏有數，內裏人的重要性，是文字沒法表達的。

門給撞開，一個掛了金絲眼鏡，梳了螺旋扁髻的女人拿着筆在空氣中亂劃，她指揮電話另一端的人，要他停止沽出英鎊，因爲價位正直線向上。

每一聲咒罵聲都在破壞自她身上發出的芳香。

黎慕慈很不滿，睥睨着梁天來；來得太快，受不住。「總之，若我賺不到那五十萬，我先宰了你！」，呯一聲擲掉電話筒。

女人在心情差時，最不好惹，奈何，男人永遠覺得工作重要。梁天來遞了一大疊相片、文稿，預備闡述來由：「我捕得一則獨家新聞。」

黎慕慈拈起相片看，黑黝黝的幾個人，高矮肥瘦，都拿着槍，是防暴警察？護衛員？還是，拍電影？咦，還有一個被制服的人？背後的一間屋，給炸開了一個大窟窿。她沒甚感覺，但梁天來幹了二十多年記者，總不會亂來，可是，還是看不出甚麼。她敷衍，「拍得不錯。」

不是對，只是不錯。既留住上司應有的威嚴，又沒有破綻。人家不知自己內裏中乾。

「我查得近日多宗持械劫案，原是與警方有關。」

「甚麼？」神色凝重，豎高了耳朵。與警察有關？非同小可。她抓住了所有稿及相片。

梁天來看見黎慕慈這麼着緊，潛在的半點虛榮心，要復發。他採訪的新聞，編輯們都不表興趣。這一次，難得有反應，而且很快。他加倍落力。

「械劫案增加，因爲有大批警方槍械流入市面，那是因爲警械部部長劉萬年疏忽，缺乏有系統地管理警察部的槍械……」梁天來侃侃詳述，沒留意坐在他對面的女人，臉上已經變色。他繼續，「於是一名自稱警械大盜的人盜取數以萬計的警械，向市面兜售。」

黎慕慈沉默着。

「用多少版來刊登？」梁天來問。資料已齊，伸長縮短都可以，他不關心別的。

「這則新聞，會影響公衆安寧，我得……」

梁天來怔住，「當然啦，警械部部長疏忽，大批警槍被盜，揭發了警局必定要負大責任，另外監管警局的議員們全部要向公衆有所交代。」

「警方的事，警方有監管委員會自行處理。」

「如果他們會處理，犯不着這樣。」

「如果你弄得警局大亂，捉不到賊，天下更難太平。」

「我從來沒搗亂，只是要揭發的，必須揭發。他們把警槍交給匪徒，與他們不捉賊，毫無分別。」

「我不與你爭論。」她按按電話，吩咐另一個執行編輯：「今天截稿了，頭條刊登那個醫生洗腸洗死人的新聞。」

「他洗腸洗死人，你有證據嗎？他根本沒犯錯！那病人患了末期癌症，早早該死，是他延續了她三十三個月壽命！」梁天來大聲吵鬧，他仍詫異，一則新聞可以就這樣公諸於世。

「梁天來，」黎慕慈苦口婆心，「你之所以不能當編輯，是因爲你不化，我們做新聞的，不是不主持正義，只是主持正義，也應順應潮流，合大衆口味。那醫生的確替病人洗腸，病人又眞是死了，而且，全城只有他一個執業的洗腸醫生，不像西醫那樣有那麼多協會保護，就是我們犯差錯也沒後患。」

「你不懂報導新聞！」梁天來喃喃，已不是第一次，他氣憤得要吃掉她。

只是，她見慣了，而且，她是編輯，當權的人，不易憤怒。

黎慕慈微笑，「我知你採訪新聞很有一手，可別忘了，你都只懂這些，二十年了。今天我是你上司！」

沒上到高位，是不是等於不被認同？

她憑甚麼得到這個位高權重的地位？她不懂新聞！她不懂新聞！她不懂新聞！

「你可以出去了。」黎慕慈拿起電話，又要指使其他人。

「把相片及稿還給我。」梁天來攤大了手掌，他手下仍留情。

「我替你交到資料庫，他日或許管用。」

「不必了。」

梁天來已抓住那一大堆心血，要取回來，但她已狠狠的一手搶去，他料定她不會交到資料庫去，卻不明白這堆對他十分重要的東西，緣何對她彷彿更重要？心稍猶疑，那抓着心血的手已爲她一手掃開。

打在手上的一下疼痛，他警醒，如狼撲兔。

「救命！」黎慕慈喊，身子抱着稿件一轉，撞在大文件櫃上，兩個高身紅色花瓶倒下，花未摧，水已向四方流。她不斷扭動着身體，放在窗旁的獎座、相架、鬱金香、招財貓，無一幸免地受牽連。

其他同事進來，見梁天來朝黎慕慈懷中搶襲，都以爲他獸性大發，沒一個探因由，紛紛看表面。

護衛員來了，抓了他去。

黎慕慈推開慰問她的同事，掘着梁天來：「我開除你！」

如雷似電，劈壞了他的腦。

在場沒一個人搭訕。

有些認識了梁天來已久，也不知他原來會獸性大發。

採訪到最好新聞的日子，也是他不能再採訪新聞的日子。

世態炎涼，只是一向都是旁觀者；發生在自己身上，卻十分難受。

他不要受，忍了那麼多次，他作了決定。掙開了護衛員，拍拍給抓皺了的藍

布背心。

作了一個警告：「我一定要全世界人都知道這宗新聞。」聲線低沉，一切已沒有轉圜餘地。

她只一笑。

「你有能力嗎？自己辦報館印吧！」末了，黎慕慈漏出這一句。

梁天來沒有理會，沒有把任何情緒洩漏，裝作甚麼事也沒有地走了。

第二天，他買了份報紙，想看又沒看的，很無奈，笑着。

標題是「無牌醫生洗腸洗死人」。

過去，他以爲有牌無牌，是該名醫生的事，採訪得多了，才知醫生一直在申請牌照，只是審核他的，沒一個懂得洗腸療法，統統覺得他不合格！

最糟的是，受惠的人都死了，她會否借屍還魂出來評公道？

鬼才能在人的世界裏主持公道。

在暗的在製造光明。

今天以後就沒有他的採訪，看着眼前的垃圾，才發覺自己不曾擁有過自己的採訪。很多往事，過去了，到現在才知眞相。

那是他過去半百人生的命根。

他跑上一間圖書館。

時光書社。

四個秀麗體方塊字，字下有一個箭咀。

再沒有其他指示。開放時間、推崇作者、發揚甚麼精神、營業或關閉，是否大集團附屬機構等，完全沒有指明。他想起門上「黎慕慈」三個大字。

都是簡潔有力。

他抬起腳步，越過那招牌，從玻璃門望去，已看見一櫃櫃的書，整齊但活潑地候選。

望去，人不多。

連負責借書還書的人都溜了，空着一張坐椅，一張借書守規的牌子，以及很

多傳閱單張。

他推開門，清新的檀香撲鼻，透入心脾，詳和安寧，羈絆着他的憤恨也給改頭換面了，仿似不曾恨過。不是第一次嗅這種香味，從前的只入了氣管，今次才蔓延全身。

留在耳管的耳水也給奏動。

海濤起伏跌蕩的號叫，及海豚玩耍的笑聲，心扉也開了。眨眨眼，要不是書海給他一點穩重，他已經失重，隨海豚逐浪去了。

應該早一點來。

奈何，沒有應該不應該。

走進書架叢，散文、小說、古典文學、宗教、生物、物理，停下來，視線在那幾格上下找尋。

他拿出一本《夏夜南方星圖錄》。

有一個人走過。

「請問。」梁天來低喚。

那人倒走幾步，手上拿着幾本厚書，轉過臉，與梁天來面面相覷。

梁天來認不出他是馬飛。儘管救過一命，夜太黑，那一面之緣，那晚……

馬飛很含蓄地作響，見他拿着的書，更認定他就是那晚那個愛觀星的人。事過境遷，他沒甚麼表示，自己又不是閒着，短暫的接觸，不必掛齒，就當作陌生一般。

一男一女尚且如是，何況一男一男。

所以人只會日見陌生。

「你是這裏的管理員？」

「有甚麼可以幫你？」

「你可有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今的報紙？」

圖書館除了盛載各人心血，還是一塊供那些要追認前塵的人的地方。

二十多年的報紙，不算古物，如果沒有，就辜負了時光書社這個名字。

馬飛想了一會，就領他到一個資料室：「報紙太多太大，不方便儲藏，微型膠卷，你懂得用嗎？」

「沒有問題。」

馬飛開啓電腦，搜來尋去，從索引中找出了當年的報紙。才一毫子一份，而且不複雜，做好自己本份，把所有事件通告條文交代清楚就算，連廣告也不多，更遑論那照顧你身心健康的美容版。引誘你瘋狂消費的城市資訊，已與社會完全脫節的校園生活、娛樂圈新聞只佔小半版，也沒有小品，也沒有散文、小說一次五千字的。那時的人，是有興趣慢慢咀嚼的。

每天出紙，不過兩三張，梁天來很快找到他從前的血汗。黑字是血，米黃色粗糙的紙是汗。

大埔老虎終落網。

天不重美，六大教團向天求雨無望，今天開始，四天供水一次，每次四小時。

美國太空人成功登陸月球，人類躍入太空新紀元。

……

每一個標題，都是他擬上去的，一字一圖，仔細看，有他的手指印。他看得入神，旁人或覺得毫無趣味，因爲這些只經過他們的眼睛，很快四處散去，卻經過他的手和腦，因此歷久常新。

看見這雜亂無章的東西，馬飛好奇，多口問：「對不起，可否告訴我你要找甚麼資料，我或可幫你。」

「你幫不到我。」說話沒有尾音，很決絕，梁天來根本沒多理會身旁的人。

馬飛要當黑俠，就爲着幫人，那麼快就拒絕？如果他知道自己是黑俠，會要他幫嗎？

「我在找我採訪過的新聞！」當馬飛沉個半晌時，梁天來忽爾引吭。「昨天我給開除了，做了二十多年也是記者，沒甚麼成就，也心淡，以後都不做了。」

「想幹甚麼工作？」馬飛問，沒有前途的男人，份外惹人可憐。四十多歲，

重新再起的鬥志都耗去了。萬劫不復，死路一條。

梁天來停下手，輕輕望了馬飛一眼，無形中告訴他，他太多管閒事，視線便轉回放映機熒幕上。

「不知。」

見他雖白了自己一眼，還是答了問題，遂再接再勵：「爲甚麼被開除？」

右手撳一下掣，拿了當天的新聞在手：七六年，是一個難忘的年份，周恩來逝世，毛澤東逝世；手上的一則新聞，原本五千字，分析深入詳盡，但那時，那編輯說，這報導太濫了，沒新意，而且沒考慮到當時政局形勢。他清楚記得編輯的叮囑：要持平，要宏觀，而且要深入。人云亦云的，不是新聞，只是傳聞。

物換人移。

老編輯呢？

是不是又成了鬼？

馬飛見他不斷輕歎，便想着離去，男人的心事，不容男人多問。

「老兄，你有每天閱報的習慣嗎？」梁天來問。

閱報？自己都是一個新聞的製造人，明白來龍去脈，何用相信那東湊西拼的二等貨。「沒有，偶爾看看大標題就算。」

「爲甚麼？」梁天來禁不住問，想知道他是否自己的支持者。

「沒時間，也不好看，重要的，甚麼不看也知道，了解大意就行了。不重要的，看了也等於沒看。」

「你不信報紙報導的消息？」梁天來樂了，除了自己，世上有另一個蔑視現今新聞業的人。

「沒所謂信與不信，反正沒新聞就是最好的新聞，我盼望沒報紙賣的一天！」馬飛笑說，他的幽默，沒感染梁天來。

不但不被打擊，他還插了一句：「你注定失望。」

「如你所說，你應該很有希望，每天都有新聞，該忙得不可開交，你怎不展望將來，而在這裏回望過去？」

「就是有人不許我向前望，我才在這裏往後望。」梁天來愈說愈沒趣，給他弄得心都煩，關了放映機，準備離去。「記者是無冕天使，這城市太污染，天使又怎會來，除非他厭世，活得太久，又或者……這個六月飄霜雪。」

六月飄霜雪？天不會爲這些而感動。沒有天理。

比自己多活上十多年就如此滄桑感慨，餘下幾十年，唉！馬飛也懷疑一個老了的黑俠，還有沒有心情去理世事。人最糟的，就是有感情。

念頭一轉，馬飛想到勞工法例，見梁天來未走，他高喊：「老兄，可想過找勞工處，或記者協會求助嗎？他們專責維護記者利益，或許可以幫你呢！」

記者協會？

梁天來知道，可是，都沒理會過。給馬飛提醒，他記起了，他入過會，交過會費，最初有會員通訊，後來又沒有了。後來，好像有很多餐舞會由他們舉辦，還有許多籌款活動，給名人參加的。

恍恍惚惚。

黎慕慈說過，西醫們不好打擾，因爲他們會有很多協會，他們會自治，不許外人干預。

這種情況，最該利用這個會。

他致電這個協會。

第一天，電話沒人接。

第二天，線路太繁忙，他留下姓名、電話，等候回覆。是日沒任何聲色。

第三天，沒回音。

第四天，他找到記者協會主席的秘書，一五一十詳細告訴她事情始末，可是她忙於籌辦兩天後的高爾夫球同樂日，約了他兩天後再處理。

第七天，他呆等，沒回音。

第八天，他找到那位秘書，又詳述了十五分鐘，秘書覺得在電話商談，不方便，就約了他兩天後下午三時會面。

第十天，他終於能夠到記者協會來。踏上石階，電動門開了，清涼空氣撲擁

向他，一陣清涼迎他步入碧雲石，十字星鋪排的光亮地板，清清楚楚地映着天花的四層綠幽靈水晶吊燈，它高高在上，只撒下幾縷的淡影，是藏在水晶中的綠幽靈施捨的，安撫着地板。

沒想過記者協會是一座天堂宮殿。

不經不覺，快到升降機大堂。

警衛喝令，要登記他的身份證。從今以後，沒人查他的記者證，只有人理會他的身份證。

「你是會員嗎？」警衛問。

「不是。」

「你是記者嗎？」警衛問。

「剛被開除，我來求助。」

「不是會員，又不是記者，不可自由出入。你先坐着，我找你的聯絡人出來接你進去。」

定神觀看這宏寬的大堂，想不到正當很多窮天使們住在蝸居幾十呎的時候，屬於他們的地方，竟然有萬多呎，還是沒甚人用的空間。從玻璃牆望出去，還有一個大泳池。

他從來不知。

「梁天來先生？」一個穿短紅裙的女孩，笑容可掬的站在他跟前。彼此打個招呼，領了他進去。

升降機也是三面玻璃的。

離開地面，突然一片空闊，鳥瞰泳池、灑太陽的草地，以及兩個網球場。目不暇給的不只是室外，他看着指示燈上升，才知一樓是保齡球場，二樓有壁球室、健身室，三樓是中菜部，四樓是西菜部及酒吧，五樓有一個眞雪溜冰場，六樓是優惠記者的超級市場。來到七樓了，是記者協會辦公室。

剛好是三時，主席還沒來。

於是又坐着等。

卻一點不覺悶，他懷疑自己不是坐在俱樂部辦公室。

紅短裙女子見他坐得悶了，走來問，「梁先生，你要喝點東西嗎？」

「不。」他不客氣，「我想問，你是記者？」

「我們這裏全部是全職的。」她帶着微笑走開。不久，她又來了，主席已經回來，梁天來給帶進另一個近千呎辦公室。

它屬於一個女人。

「王海美小姐你好。」梁天來伸手要握。

她很勉強伸手，敷衍了事，「我喜歡別人叫我姬絲丁。」

「你可否簡單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如果你是合理的，我會盡量幫忙。」

「我採訪了一則有關警械部部長劉萬年疏於職份的新聞，是他引致一名警械大盜的人盜竊了數以萬計的警槍及子彈，並在市面大量兜售——」

電話響。

她接過，答了兩句，就轉向梁天來，「梁先生，對不起，我忘了有一個約會

要赴，你何不把事情始末詳細寫一份報告給我，讓我閱後再與你商討。」

梁天來開了口，但沒說話。

她的秘書已進來請了他出去。

即使他沒被開除，他也不喜歡這裏。

當晚就寫好報告，翌日就寄給記者協會。

這是他的最後機會。

依舊渺無音訊，石沉大海。

他又再致電，又給秘書推搪了。記者協會主席眞的這麼忙？快三星期了。耐不住，時辰過了，要追究，很難，須打鐵趁熱。他跑到記者協會去。

這一回警衛依舊登記他身份證，但不許他內進。

他碰不上姬絲丁。

浪費了三天，終給他遇上。她不瞅不睬，目中無人。

「姬絲丁小姐，我想跟你談談。」

她插入，「不必談了，我看過，與我們無關。」

「但我被無理解僱。」

「你有你採訪回來的資料？」她一邊走一邊答。

「全給黎慕慈奪走，信上寫得清楚，當晚警察們談話的錄音帶，已寄給你。你可細聽過？」梁天來追問。

「錄音帶也可以是揑造。」

「爲何現在那麼多記者揑造新聞你又不理他們，我的眞憑實據你又偏說是假的！」梁天來開始發狂，他抓着姬絲丁的手臂，又放軟嗓子，英雄末路，他惡不下去。

「我相信你也是記者，你也明白採訪一宗新聞應有的態度，如果你也不跑出來評個公道，我們這行業會繼續壞下去，那時候……」

警衛已察覺不對勁。

這裏尙算是塊高貴的地方，不容任何人動粗，對與錯，於警衛眼中，全憑舉

手投足，誰動粗，誰得被趕，任何人，一律這樣對待，很公平。

「我與黎慕慈商討過，你的新聞，太煽動性，而且證據不足，來源又有問題，這些事應由他們內部處理，記者不是偵探！」

「但請聽清楚！」

姬絲丁加速腳步，梁天來抓得很緊，苦苦糾纏，不許最後機會幻滅。

「你再跟着我我會找警衛！」

警衛已上前阻止，各人沒見過世面，只輕輕按着他肩膀，梁天來一扭一推，就擋開了他們。

姬絲丁喊救命。

「我求你，如果你不幫我，一切將會壞下去，新聞再沒價值。」

他雙臂已給勾住，頸也被勒着，兩個警衛拿着兩支粗棒，嚴陣以待。」

趕狗入窮巷，他發蠻，左右手向上一拉，鎚得勾着他雙臂的兩個警衛都暈了，給背後的一個抽了一個後踵，旋即倒地。他慣了衝鋒陷陣，怎會怕這看守溫

室的貓。於是向警衛的腹部踢了一腳，乘勢奪了其手中的粗棒，向他們敲了幾下，他們無力反抗。

姬絲丁喊得失掉嗓音。

他拿着棒，恨不得一棒塞進她口裏，破了她咽喉。沒腦的人，多開口只會破壞清新空氣。

他始終尊重她是記者協會主席，低聲下氣，半乞求：「我願意把原委再告訴你一次，你有何不明，可以問清楚，我求你，維護一個眞正需要幫助的記者。」

已經失色的花容。她的立場，早早表明，現在的情況，若不答允，會有甚麼後果？記者協會素來平靜，人們都是來這裏尋開心，她不要血祭這光亮的碧雲石地板。在強權暴力下她屈服。

「你幫不幫？」

她感受到他的呼吸聲，呼出的空氣，有血腥。

「幫，當…當然會幫，我一向對保護記者權益，都盡心盡力，何況，吖！救

命！」她如小貓的哀求聲忽爾迸發出來。

梁天來給嚇了一跳。

姬絲丁溜到梁天來身後。

他也往後看，迅雷不及掩耳，已給人制服了，兩個手鐐已扣緊他雙手，那枝棒掉地。他沒看清誰鎖着他。

「你們快點捉着他！他變態的，他給老闆開除了，因此恨徹入骨，四處找麻煩。」連珠爆發，現在她安全，說甚麼也不重要。

梁天來給帶返臨時羈留所，被控擾民，要接受進一步調查，不許保釋。

他希望揭發擾民的事，如今竟被告擾民。

他恨所有人，咬牙切齒，下唇給牙齒咬破了，血，滴落在藍格子襯衣，棕色直紋西褲上。每一滴血都是一個感歎號。感歎世事還是其次，何必偏偏選中我？

擾民而民不知的，可以盡量擾，若略有所聞，小小影響也很大！

「你幹啥？咬舌自盡嗎？若要就請快一些，死在半路中途，警車可直接送你

去殮房，省時省力省功夫！」警察打趣說。

梁天來沒有答，咧着佈滿血絲的牙齒笑。

輕佻的警察們見狀，心有悸慄。全閉上口。

梁天來望着那遠去的記者協會，很樂觀地，他一定再來。

六月飛霜

夜半三更，所有人都睡得甜。

做甜夢的故然不要醒來，即使不能控制，能去得多遠，儘管去；人生苦短，日間太忙的，在夢裏，可以鬆弛神經；日間閒着的，也悶煞，看着時分秒針轉，時光流逝，人漸老，很唏噓，那及夢裏百般精采。

做惡夢的，更覺心涼，夢見棺材，代表喜事近；夢見天災人禍，代表財運亨通，那有不好？而且在日間情緒實在太收斂，難得可以驚一場、哭一場、怕一場、顫抖一場。

夢裏不知身是客，怎會理會現實？可能，連現實是甚麼也不知道。

有些人不能睡，爲了生計，活在黑暗中，睡在光明裏。他們在看守着監獄，楞着做夢，神智不清。

「監倉又擠滿人了。」一個歎一口氣。

「他們好似尚沒定罪，那個年輕的，聽聞是盜走了很多警槍的大賊，不知怎的，不動聲色就給擒了。」閉路電視映着六一八室的情況，囚犯踞在床上縮成一

團。

「一定不是警察捉的。」

「怎麼對自己行家那麼沒信心？」獄警看着閉路電視，監視每一個囚犯，畫面很沉悶，他們不是坐着、卧着、跪着、躺着，就是抓着鐵窗作要逃獄狀。

在籠內，所有吃大茶飯的人也只能做夢。

「因爲警察做事，素來大陣仗，記者一定會報導，你不會懷疑他是否被警察捉的。」他橫伸腿在另一張椅上，張開報紙看。「另一個是給西區手足擒到的。」

「他被控擾民，只是暫時拘留。」說罷也準備打開報紙，但出現在眼角的熒光幕，平板，卻吸引了他。「第一九〇室怎麼是空的？」

「空的？」他走近看，認得一八九的囚犯，所以聯想到一九〇室的犯人，是昨天的事。逮進來的，是梁天來，四十多歲，半禿頭，沒有紋身，沒有刀疤槍痕，與其他囚犯比較，屬於青靚白淨，手無執雞之力的文弱書生。

獄警記得，不會有錯。

「可能是閉路電視的轉動有問題，讓我出去看看。」說着，他就去了。

機器年齡不大，但因爲太先進的器材，警方付不起錢，只能倚靠次等貨式，合乎要求就算，一向以來都沒大礙，小毛病，免不了。

留在監視室的一個，繼續留意閉路電視。

他年資較淺，一切份外謹愼，因爲一切都未化，對工作，不純爲錢，還有小小理想。

閉路電視是輪流播放二十個囚室的情況。每轉一個十五秒。

一八七室的在安睡。

一八八室的在踱步。

一八九室的在數星星。

一九〇室的，嗯，他呆着，是那個走去看看發生甚麼事的獄警。

他給反鎖了。

抓着鐵閘，是大聲呼叫，還是已經啞了？

餘下的一名正要跑出去。

眼前一黑。

所有熒幕消失掉，所有燈光給關掉，連指示板、控掣板上的小燈都熄滅。

開燈！開燈！開燈！

囚犯起哄，拍打着床，敲打着鐵閘，放肆叫囂。不是不見慣黑夜，不見慣的，是連自己也見不到的夜晚。

觸碰了很久，跌跌撞撞，他找到了大門手柄，扭開，要逃出去求救。

門開了等於沒開，夜太黑。

踏前一步，胸口中了一拳，兩頰給勾了兩記重重的。

呀！

有些流質從口中流出，很痛，大概是血。他也揮出了兩拳，沒有着落，肚又吃了三腿，他感應不到任何人，胡亂反擊，一剎那狂了。

苦沒用。

頸背中了一掌劈，倒地。

他的哀鳴爲獄中人的叫嚷所掩蓋。

開燈！開燈！開燈！

監獄是密封的，沒燈，變成密室。

警械大盜沒有加入，蝸縮着，任其他人如洪濤般咆哮，他不動。成王敗寇，再惡，結果只會亮燈，他懶費神，兩隻眼睛牢牢地瞪着地板，或者不是地板，太黑了，看不清楚，反正，處身在監獄，出不了去就是了。

開燈！開燈！開燈！

隱若傳來一些腳步聲，是清脆的皮鞋碰地聲。心理作祟？

試問誰不想逃走？

他從不做夢，若有人來劫獄，不會只有他才聽到，他是警械大盜，始終是一個普通人，不過，幹的不是普通事。

腳步聲正從右方傳來。

來到他的倉前，停下來。

乒乒乓乓！砰——嘭。

開燈！開燈！開燈！

燈沒開，門開了。

「你是警械大盜？」

「你是誰？」

「有警察來，快跟我跑。」

他的手給那人握着，衝出囚室，往右望，很多電筒的柱光如警棍般兇狠，敲打般照射着牆壁。

他只會給黑暗捕着，那些光，那些握着電筒的人，奈何，鬥不過自己。

其他囚犯見警察來了，叫得更厲害。

警械大盜感覺到一切很眞實，但如夢般精采，很快被捕，很快逃去無踪。注

定他要吃大茶飯。跑着，已身輕如燕。

最遺憾是幹了那麼多大交易，名字響噹噹，仍沒試過被白紙黑字公諸於世。沒被通緝，沒被懸紅追查，沒登過大雅之堂。

領着他的人，比他更厲害。

是他爲自己造夢，是孩提時代縈繞心中的天使。

燈亮了。

噓！最後一聲浪潮湧過，永遠褪去。

老蔡巡查，除了一名警員給鎖起，一個受襲外，監獄全無異樣。

他很怕。

軍械大盜與一個報紙記者一起溜走，後果會怎樣？爲何誰都不救，救走一個記者？救一個兇悍殺人犯不更好？

理不出頭緒。

那名記者，叫梁天來。梁天來？他接觸過這個人，印象模糊，時與地都不清

楚。

翻查梁天來的記錄。

沒有記錄。

備註是：懷疑擾民。

一向安守本份。

從警械大盜處境想，不明白一個過氣記者對一個悍匪的重要。

進不得又退不得。

完全沒心情，只好慢慢踱上樓梯。往上望去，「時光書社」向下的箭咀，給他一個好方向。

有空時，亦很少來。

遇上困難煩惱、心神恍惚，一定來享受那股特別的氣息。老蔡推開門，海濤聲及檀香緩緩沁入。

「老蔡！」馬飛坐在接待處，整理幾本新書的資料。他叫過他，又埋頭幹自

己的事。他明白，老蔡對那些書，那些資料，沒興趣。

無事不登三寶殿。

在等他開口。在偷看他的表情。

每次老蔡都難以啓齒，他不敢直接說，良心過意不去，很功利，覺得沒有人情味。扁扁咀，又嘟長了。欲說，見馬飛在忙工作，不好意思打擾，又停了。

馬飛的心暗笑。

「周小姐來了嗎？」老蔡問。

「在閱書。」馬飛刻意壓沉了聲線。

周綺薇聽到，從書櫃叢中伸頭出來，瞪大了紫藍色的眼睛，眼前一亮，老蔡便呆住。多了外人，他不便對馬飛說警械大盜與梁天來逃獄的事。

周綺薇走出來問安：「蔡先生，有一段日子沒見你了！」

「我何嘗不是，接觸太多盜賊，人變得愈來愈沒人情味，我很羨慕你，能陪孩子們一起玩。」老蔡很客氣。「在找甚麼書？要幫手嗎？」

馬飛咭一聲笑出來。「周小姐，老蔡是稀客，難得他自動請纓，你要找甚麼，儘管吩咐他好了。」

「那不用，我自己找就行了。」周綺薇微笑說。

老蔡舌頭打結了，不知怎樣應對。

他望望馬飛。

馬飛走過來，拍拍他的肩膊，很友善。老蔡摸不着底蘊，心跳加速，臉上竟然薄薄一層汗。

「周小姐要找《唐朝服飾手册》、《夏商周交通變化概覽》，再要多找一本《少年阿棟的莫名奇妙》。你要快點找。」

那三本書名，很複雜，記不入腦袋，老蔡搔搔頭，「最後一本是甚麼書？」

「《少年阿棟的莫名奇妙》」

「那是甚麼書？」

「好書。奇書。絕世經典！你讀了，永遠不會衰老！」馬飛笑笑地請周綺薇

喝茶去，要丟下老蔡慢慢尋。

才到店門口，看見老蔡的胖軀在書架中鑽出鑽入，蠻好笑。

周綺薇不捨，她當然可以不隨他去，明白他只是玩弄老蔡。是不是呢？他倆的關係，她還是不太清楚。男人心，暫未摸透。

——所以很珍惜這一次下午茶。

她再望望馬飛，他挑起了眼眉，很精靈般，正在傳遞着甚麼似的。

他會不會正在和老蔡合謀，玩弄的，其實是她？原來簡單的情緒又亂了。

「蔡先生，不如——

「不如你替我看守書社直至夜晚，我與周小姐吃罷飯，看罷戲才回來好。」

馬飛搶了一句。

還改了她的意思。

她再望一望馬飛，似笑非笑。對於他敏捷的反應，她沒奈何。

看見他從容的臉，驟然繃緊，像溫和的水突然降至零度冰點，凝成一大塊僵

硬，寸草不生般。一個人怎能這樣快地改變自己的情緒，毫無過渡期？他內裏藏着甚麼？一剎那，周綺薇觀察了馬飛許多許多。她沒有作聲，就循着他的視線望去。

窗外。

陽光猛烈，四周的高樓大廈的玻璃牆壁，反映着炙熱狠毒的太陽光線，以及藍天上，逃不掉的四五片小白雲。

它們光得燦爛，感覺很軟，巴不得伸手去觸摸。

誰知它們命很短，逃不過太陽魔掌，很快消失於人世。

馬飛不會哀悼幾片雲。

周綺薇看不見甚麼。

有一陣聲響，低沉而密集，似在一個遙不可及的地方，乘着空氣粒子而來。室內的也開始一起共震，幾本沒有依傍的厚書也隨着那頻率，拍打着距離遠一點的書。老蔡體內的肥膏沒有塞着耳朵，他湊到窗前，極目張望，東南西每一處。

就在鐘樓上空，天降霜雪。

六月炎夏，一片片的雪白，從天空一個小黑點缺口掉下來，皚皚飄飛漫舞。

一片一片反射着陽光，溫柔地落下。

向這邊飄來。

六月飄霜雪。

街上人群見到奇景，全着呆，抬頭望白天，實在反常。司機們顧不得環境，沒留意情況，撞車意外頻生。

燒得雪也溶。

氣溫更高。

腦海中有過這幅景象。不是自己幻想的，是由別人輸入。

六月飄霜雪。究竟是誰尋寃得雪?!

天沒有感動過。

那隆隆隆破窗而入，三個人都看清楚，是一輛直升機，機艙有人在散發傳

單。白紙黑字，很清楚。

馬飛推開窗，映入眼簾的，是白茫茫一片，是太陽溶不掉的雪，散向整個城市。而且，雪，不是白的。

伸手抓了一張。

是一張新聞。

⊙

〈本報專訊〉近日多宗匪徒持警槍行劫案，弄得市民心驚膽跳的罪魁禍首，原來是警械部部長劉萬年。他疏忽職守，沒有監管好警方裝備，又沒有確立管理、儲存警械的系統，把政府撥款用在租用地皇樓宇，增添警械部娛樂設施去。一名警械大盜已成功盜走時值近四十萬的子彈、警槍及特級來福槍，弄至槍械大跌價，不少匪徒都能輕易購入這批警械進行搶劫。警方在半年前得悉這件事，爲怕向公衆交代，因此一直隱瞞。警方對捉拿警械大盜完全沒有辦法，故特別聘用一名特警，並成功逮捕了警械大盜，給關進監房。可是監獄守衛並不嚴密，給關

進去第二晚，已經被一名神通廣大的神秘人劫走了。此人爲免各大報紙雜誌記者奔波勞碌、東跑西撲，或搜尋得不夠資料，費神傷腦筋闡述、揑造、幻想、猜度，特此公告天下。歡迎各方友好刊登、轉載，並不收取任何版權費，不追究任何責任。特此敬告天下，敬希各方好友垂注。

新聞大王啓

⊙

黑影掠過時光書社上空。

周綺薇有點怕，不自覺地投入馬飛懷抱。

風很猛，接待處的紙張與那些飄來的霜雪混和了。周綺薇烏黑的頭髮，雖然短，但亂透了。

馬飛輕輕梳了幾下，「別怕。」雙眼仍牢牢盯着那片新聞大王發出的霜雪。

「對不起，周小姐，我遲一點才請你喝下午茶，我有事要辦。」馬飛輕推開周綺薇。沒有理會她的溫柔，他跑到門外去。

臨走時拋了一抽鎖匙，「你可以慢慢閱書，晚了請幫我關燈鎖門。」

砰！

馬飛失了影踪。

還以爲可以享受溫馨旖旎，有機會作進一步的發展，一場霜雪帶走了他，還要她看守他的書社，完全沒有徵求過她同意，她也彷彿沒反抗餘地，默默接受了。怎麼在交鎖匙的那一刹沒說一句半句。

她認識他不深。

還喚她周小姐。

毫不親暱。

不過，還是接受了。

甚至明白那從直升機撒下來的霜雪，與他有怎樣的關係。疑團積得更深，縈繞不散，餘下的時刻也在想。

老蔡的心頭大石就放下了。

馬飛騰上天台，穿上手套，拉好胸前的拉鍊，戴上一副黑面罩，變成黑俠。

目光如一支飛標，釘着直昇機上。

它的速度慢了。頭頂的巨扇，翻得雪花飄飛。

片片的雪向黑俠襲過來。

他跳過幾座大廈，爬到銀行中心的水塔上，把腰間的繩索拋向上。它套住了直升機的一支橇。直升機向上升，機師大概感到受阻，加快了速度向前進。

黑俠在底下，抓着繩索，於空中左搖右擺。

風太急，吹着撒下的紙片，疾速下去，紙邊鋒利，成了幾片刀鋒，在黑俠臉上割了幾條傷口。

雙手緊握着繩索，他要爬上去。

機師改變了對付黑俠的方法。速度不變，方位向下調低很多。

要撞死他。

掠過市政府大樓的上空，黑俠給撞向牆壁，雙腿馬上朝牆一撐，彈開了，落

在天台公園上，握着繩跑了幾步，又凌空隨直升機飛去。

它越過運輸部大樓、人民大會堂、報業大廈。

黑俠無恙！

風颼颼，仿似要趕走魂魄。

那個黑面罩快不中用了。不能再保護他的身份。

糾纏了十多分鐘，在機艙的人已耐不住，拿了一支特級來福槍亂掃。機艙那個人，黑俠看見，差點鬆了手，是警械大盜。親手關他進牢，不一會給他逃掉了，如今已經脫胎換骨。仇人見面，份外眼紅。

那天他們相識在黑暗中，對他的臉容，有點印象。今天他們決鬥在太陽下，警械大盜看清楚這個黑人物了，他肯定不會弄錯，一手勾着椅上手環，一手已經向下開火。

被懸在空中，沒依沒靠，黑俠在空中全沒辦法抵擋，如沒爪子的螃蟹。只有靠運氣。

假如能攀高一點，他能躲在直升機底部避開子彈，只是，自己沒力再向上攀一步。

直升機再向下降了，底部距離六星酒店頂樓不足一米。黑俠將撞向酒店的米黃色霓虹大招牌上。

放棄開火，警械大盜屏息呼吸，靜聽快來臨的慘叫聲，英雄也要死亡，不，英雄也要被殺。

連繩帶人直打向招牌。黑俠把下半截的繩子圍着腰，彎起下半身，在半空平坐。正飛向廣告牌，雙腿觸踏在筆直的霓虹招牌上，於電光火石間直跑過去，稍慢一步，就會給繩子拉住，撞在霓虹燈上，活活撞死。

他跑得快。

用腳踢開霓虹招牌，他與直升機的距離近了很多。

飛過了酒店，警械大盜伸頭再看：一條繩索，已不爲任何物體所攀附了，懸在半空。

他瞇着眼笑。

突然一朵大白花反射着烈日的強光。呀！

手提着的一柄特級來福槍，給這一嚇，滑脫了手，墜下去。

「你這狡猾傢伙。」

黑俠拔去六星酒店上的衞星天線，等警械大盜伸頭出來視察已經等了很久。

他沒作準備，這一照，雙眼會瞎的。

駕駛艙的人也聽到慘叫，伸頭探看。

他沒甚麼準備，卻火速閉上眼睛。

看見這個人，手騰了一下，沒力抓緊繩子，滑了落去。雙腿抖顫着，去到末端，呼出的一口氣還來不及吸入。

繩子去到末端，游離度大了很多。黑俠的左手有若毒蛇吐信，纏着繩索，握着，沒掉下。

衞星天線已不知去向。

他看見梁天來。

那個觀星的記者。

那個尋舊新聞的記者。

梁天來自口袋掏了一副太陽鏡，望了幾望，又縮回去，沒發現黑俠影踪。

黑俠擒獲警械大盜那一晚，他並不在觀星。他獲得了一切資料，他一定是記者。怎麼他又不刊登那些資料呢？這樣的醜聞，刊出來，一定震撼全城，銷量直線上升，報紙聲譽日隆。這世界，只要是能賣錢的，一定有人付高價。

還有，他已給開除，鬥志全無，是洩氣的氣球。

是他的新聞給其他人搶去領了功。

但不見有這宗新聞刊登。

大家知道，是因爲六月飄霜。

一個記者竟然成爲新聞大王。

攀着繩索在沉思，卻不知道新聞大王已準備就緒，拔出槍來，準備開火。

黑俠反身一抖，忘記自己懸在半空，這一抖，只教他在半空中搖擺的幅度增加，規律卻沒變。快槍一定可以調較好時間，一招中了。

黑俠盪後又向前。

新聞大王沒浪費子彈，拿着步槍，子彈上了膛，當黑俠再向後盪時，他拉扳機。

呀——

子彈沒中黑俠。

繩索斷了，一直往下墜，落入一個大汽水鼓。

浮在汽水上，見兇狠的太陽有離去的意思，在東方，月亮嬌美又有點怕醜，緩緩登場。那幾片雲，沒給蒸乾，還像吸收了太陽精華般活潑嫵媚，在接下來的時間尋歡作樂，盡現風情。

有雲有月有天空。

有沒有星星？燦不燦爛？

九時許，他回到時光書社。

有燈，有人。

「馬飛。」

「周……」馬飛略頓，是否應該仍然喚她周小姐，都認識了半年，她也改口喚馬飛了。

「別多說，怎麼你渾身濕了，臉上又多了幾條疤痕？」周綺薇走到救護箱，取了些紗布及藥水。

黑俠的秘密漸爲人所知。

要怎樣隱瞞？面前的人，很溫柔地替他塗藥水，紮傷口。

從來，只有他自己處理自己的傷口，偶爾被送入醫院，醫生護士會代勞。但這也只是一個傷口。這一回，傷口卻是一個機會，他領略到世界有另一面。

知道不該騙她。

現在就告訴她，也不是時候。

「替朋友修理一個水缸，不小心掉下去，才弄成這樣，都是太大意。」馬飛說。

初初認識，總有些話用來推搪，稍作隱瞞。

「那輛直升機……」

周綺薇說。他才醒覺今個下午是太做作，既然身份未能公開，必先做些手腳，弄些色水。忘了。又得找另一個理由，「那輛直升機最後如何？」

馬飛反問。

不想提那直升機，不如不提，與大衆一起呼吸，一起關注。這一刻他是馬飛，不是黑俠。

「我以爲你跟了那直升機去。」周綺薇說，然後貼上最後一片膠布。

只笑一笑甚麼都不答，默默無言地看着她。

想着她爲甚麼會留下來——

是擔心他，怕他會有甚麼亂子；不看見他來，心不安寧，是故望天打卦，待

他平安回來？

是因爲太多書要找，不知時日走了許多，轉眼，自己已回來了。

是平日自己在這裏，有一種給監管的感覺，或人去樓空才感到自由自在，很快樂地啃書，不知時日過。

很快，他用理性否定了他的感覺。

護理一個傷口，能代表甚麼？

別瞎猜。

換了一件衣服，馬飛要送周綺薇回去。

世風日下，而且警械大盜沒下落，警槍會繼續流失，繼續充斥市面。歹徒更猖獗。

在路上，馬飛跟着周綺薇，沒超前半步，甚麼都沒說。原來，他就沒打算跑出來，他要翻查一些資料，以便處理新聞大王的事。

腦內牽掛的都是這件事。

敵不過溫柔，他決定送周綺薇回家，所以心不在焉。

道路兩旁，有人叫賣最新出的化粧品，新電影出籠，瘋狂地賣座，人龍不見首尾；大大小小的出血割價傾銷，以及新奇的夏日清涼食品。熱熱鬧鬧，沒一個途人漏網，都給某一處招去。都市有魅力，因爲人們沒有定力！

他倆仍然走着。

兩旁的東西，一點也起不了作用。

映得兩個人有點孤單落泊。

但他們都臉帶微笑，旁觀者怎知兩個人心靈還沒接通。走着，又走完一條街，拐個彎，這裏的商店，都是些小店，人少了許多。

「你不喜歡逛街？」周綺薇問。

馬飛看着前方遙遠處，踏着地上日間遺留下來未清的霜雪。他沒有答話，忠忠實實地做一個護花使者。

見他良久不晌。「你很倦？」周綺薇問。

乍聽，他才發現伊人在問話，醒覺他是陪着一個人走這段路。實在慣了一個人。

「不。你住在哪裏？」

「再過兩個路口就是了。」周綺薇望望四處，這一切她早已見慣，只爲這環境，他送她，不如不送。或許欠了一些緣份，或許準備不足，初初約會，應該要預先設計。「如果你感到很倦，我可以自己回去，這裏一向都太平，應該沒事發生。你放心走好了。謝謝！」

「別客氣，都走了這麼多路。」

又繼續走。

嗚——

警號響了。

街上的人都停住，頭向四處望，如驚弓鳥。

外表仍然沒事。

有兩聲槍響、慘叫。

媽的！

馬飛一手護着周綺薇的肩，半擁着，視線仔細掃過每一間店舖。

兩個絲襪幪面人，雙槍在手，不斷向裙褂店內開火。

警鐘叫得緊，但他們不怕。

「發生甚麼事？」

「有劫案。」馬飛掩護着周綺薇。場面很暴力血腥。

警車趕到，匪徒才逃跑。

人敵不過車，才幾步，一個匪徒回頭，猜着跑不掉，從旅行袋拿了一個手榴彈，拔掣拋過去。

轟！閃過一朵大火花。

「快跑。」馬飛連忙抱起周綺薇，向走來的一個方向跑。

整輛警車給炸得拋上半空，一名警察被炸得在窗內飛出來，給活生生地墜入

地面那一團火焰中。警車正朝馬飛和周綺薇剛才站着的地方飛去。撞入一間便利店，一切陳設，徹底給破壞。

跑呀跑，周綺薇不清楚發生了甚麼事。馬飛不斷回頭望，他視線躍過火堆，那拋彈手榴的匪徒除下絲襪，沒有忌諱地在狂笑，任何人都阻不了他，他也不怕露出自己的眞面目，任人認清楚。

「四萬元兩支槍，六萬元一個手榴彈，我劫了三十萬現金，今晚賺了二十萬！今晚賺了二十萬！」他當衆公布自己的成績。

馬飛抱着周綺薇走到一間酒家。「你有哥哥或其他男人在家嗎？」

「我弟弟應該回來了。」

「你致電叫他來這裏接你，切勿獨自歸家，太危險了。」

獨自？他出來，不就是要送她回去嗎？一刻前還叫自己別客氣。安心讓他送，怎又出爾反爾。他又要去哪裏？

一日內，第二次給同一個人拋棄。

忍不住，她問：「你要去哪裏？」

「我……。」馬飛支吾着，從來他都是給罪案領着走。何去何從，實在拿不定主意。

急着找理由推搪。

一分一秒，時間過去。

槍聲慘叫聲不絕於耳。

爲着這麼個人的事，等下去，浪費的不單是時間，還有人命。一條，兩條，三條……以及子彈，一顆，兩顆，三顆。

「我忘記了有要事辦。」馬飛不再等，「你快致電回家。」他就這樣狠心地拋下她不顧。

內心過意不去。

跑到事發現場。

火焰熾烈，四周被熏黑。

兩名匪徒駛來的車，在爆炸時，被警車彈出來的吙盤撞歪了車門，開不了，擾攘了很久。

馬飛拿出黑面罩。

三個警察已趕到，撲向他們。

另一端又有兩個防暴警察來援手。

他倆只是一個普通匪徒，水鬼升城隍，幹了一單大買賣以爲天不怕地不怕。犯不着黑俠出馬。

馬飛心知，只是剛才……

匪徒被綑。

風波平息了。

但他拋下了周綺薇。現在又可以送她回去。他跑到那酒家，沒周綺薇踪影。只是轉個身的時間。她不會那麼快給接走！

抬頭看，她正快步往前走。

馬飛目送她。

她並沒有找任何人來接她，她是否與自己一樣，慣了獨來獨往？

想跑上前，向她賠個不是，伴她多走兩個街口，直至送她到家門爲止。

但，今天已經兩度爽約，萬一路上再遇到甚麼意外，警察再來不及，他是否會再拋下她？

沉思一會，她快消失在視線範圍。

他趕上去。

默默看着她的背影。

愛一個人，只要她安全，只要她快樂，她或許會不知道，自己卻很清楚。她平安無事，自己心安理得。

按動大廈電閘，門打開，她走了進去。站在對面街，馬飛看得清楚。

抬頭望向天際，有月亮有雲有星星。

是夜該平靜吧！

天使的天堂

世局不定，靜了一天，已算不錯。

各人的心態，都在偷安。因爲無能爲力，享得一時快樂，何必受痛苦，明知會來的總會來，念到不享這刻快樂，怕以後沒機會。

已經沒有人再想以後。

升降機內的四面白牆，中央間了一塊玻璃。一個男人在玻璃前，在整理頭髮、領帶，拍拍西裝上的塵及頭皮，手又順着那已給漿得貼服的，被黑髮素染得烏溜溜的一頭濃髮，壓服下去。燙貼得沒啥破綻，只是過得自己那一關，別人那關……

升降機門開了。

他按鈴。奏出〈蘇格蘭藍鐘花〉：

請你告訴我，高原的青年在何方？他在前方打仗，保家衞國把名揚；我永遠惦記他，希望他爲國爭光。

女子把愛都賠上。

國家大事當前，小小的愛，牽腸掛肚，變得份外永恆。明知結果渺茫，放蕩也應該，卻都是牽掛着。

舊時歲月。

屋內的人沒開門。

男人用鎖匙，開門步進。

窗子打開了。開了門，氣流有了出處，吹開粉紅色綉上金絲蟬翼的薄窗紗。一室飄香，淡淡的百合花香，迎風送來，轉過頭來向着男人。

關上門。

朝着香氣最濃烈的地方走去。不必摸索，他知道香氣的來源。聽到哭泣聲，小小的。

女人躺在牀上，面陷到粉紅色的蚌形抱枕中，哭得不算厲害卻不斷地喘着氣。等他等得久，哭了很久。

「慕慈。」男人喊。

她沒有動，仍然哭着，彷彿不發覺一個男人已輕撫着她的頭髮，如安撫一頭受創小貓。

男人的手滑落在頸、肩膊、背肌、腰，透過薄薄的輕紗，安慰着每一寸肌膚，每一個細胞。

「別哭，慕慈，我沒事，我來了。」

女人突然回身坐起來，抱着男人，「萬年。」驚叫出來，便嚎啕大哭。

劉萬年輕輕拍着她，輕輕的叫她別怕。

「我以爲你永遠都不會回來。」

「怎會，你也知道，這陣子，外頭亂得可以。那名瘋漢，亂發傳單，現在仍未落網。」

「所以我很擔心。」

「有甚麼好擔心，都是傳聞，不是新聞。樹大招風。這些事，我不怕。」

黎慕慈抱得更緊，不欲放開面前這個人。

淚人哭聲未止，喉嚨咽哽着，聲音模糊，混和着涕淚，聽說話的人即使聽不到說話也明白意思。「你不要走，今晚不要回家，在這裏陪我睡。我怕黑。」

日間蓄髻的頭髮，在夜裏散落。回到家，避開外邊的世界，不用怕，不必裝，在這空間，她可以甚麼都不要。

「還以爲你天不怕，地不怕。」

「我怕黑。」

「從沒聽你說過……」

「我怕黑。」

劉萬年不知怎樣說，就只得抱着她。「不知怎的，我怕你會出事。」

「我出了事，也不怕，你已經當上總編輯，以後也不用靠我。」劉萬年笑說，不愼洩漏了心中隱憂。

這些年來，身居要位，收到的機密案件資料不少，自己知道，用處不大，但他精打細算，不會浪費這些，遂挑了一個好高騖遠，想快快冒出頭的記者。

他眼利，知道她並不是想眞眞正正當一個記者，他看出她只是要出頭，唯無可奈何，入了記者行業。

最重要，是她美。而且她肯。

她只要攀得高，不爲世俗道德禮教所束縛。

青春少艾，是資本，她願意投資在他身上，所以他也願意把多餘的資產，投資到她身上。

互爲因果，她步步高升，皆因每一次她得到的資料都最完整，最多，又不像其他人，要撲老半天三幾天才得到一些。

當然，劉萬年得到的回報，不單是自己受用，警械部的聲譽最好，最不受抨擊，最和諧，最寧靜。

這一次也不會有事。

「無論怎樣，我也不會離開你。萬年……抱緊我。」這麼多年，她靠慣他。今天有本事飛，但完全沒想過半點，她很安守本份。

十多年由交易關係裏培養出來的愛情。

「不如我們一起跑掉。」

「如果跑掉，即是承認了疏忽。」

「但你確是疏忽。」

「你知我知新聞大王知。」劉萬年胸有成竹，經歷了那麼多，怎會怕。除非給出賣，但擁着的這個人，已沒有了當初的精靈乖巧。女人的心，已全放在他手上，沒其他可以支開她。他有權支配她。

誰先動情誰降價。

「新聞大王發了傳單，全城市人也會知道。」

「傳單人人派，到頭來，不都是由城市清潔部掃進焚化爐燒毀！」

劉萬年看不起小衆傳媒，因爲他們都沒錢，甚麼也弄不出來，看的人少，對社會就沒影響，誰理他們說的是不是眞相。

反正，多人相信的，才是眞理。

「我會舉行記者招待會，向電視、報紙、雜誌公開眞相。我是警械部部長。難道他們不信我，反而相信那個甚麼新聞大王嗎？哈！我才是眞理，他們都只是外道，永遠討不好人心。」

黎慕慈蜷縮在他胸懷，靜聽他雄渾的心臟跳躍。

她不是顧慮這一些。

思想很複雜，男人暫不明白。

她再說：「不如我們一起跑掉。」

「開了記者招待會，所有事會平靜下來，你可以放心，別多愁。」

「你捨不得你太太。」

劉萬年在她臉上，如雨點洒吻。

「開了記者招待會，所有事會平靜下來。」

「你捨不得你太太。」

「兩天後就開。好不好？」

她敵不過，躺下去，共尋好夢。

劫案不絕，槍聲炮火，擾亂城市安寧。

警械流失，警察被自己的子彈槍殺，鷄犬不寧。城市進入了緊急狀態。

馬飛查不出任何頭緒，在時光書社中忙着，甚麼都得不到，功夫彷彿白費。

報紙的字，一天比一天紅，油墨如血染。

新聞大王沒再出現過，警械大盜也沒再下手，他們可以在家中交叉雙手，使外邊世界動盪不安。

最壞的人，永遠不必動手。

即使黑俠跑出去幹掉所有賊，也是治標不治本。

六月沒有因爲曾經飄降霜雪而降低溫度，人們都是在烈日炎炎下旁觀劫案發生。記者們今天可糟透了，因爲既要在城內各案發現場採訪，又要趕到城郊的警械倉庫，出席記者招待會。新聞界一直質疑的警械保安問題，今天才得到政府一個正面的交代，他們必須出席。政府不說，他們仍然要猜測。政府交代了，猜測

的方向就比較明確。

平日沒車輛行駛的路，今天都擠得水洩不通。

響聲破壞了郊區平靜。

警械倉已經空空如也。五十多個警察在守候。在入口旁邊，設了一個演講台，五十多支咪已經伸到台前去。

三時許，人人都在等。

汗流浹背也值得。

一輛黑色豪華座駕從莨莠不齊的採訪車中冒出來，光亮的外殼，反映着烈日的光線。唯一不反光的，是車牌，大皇冠標緻旁的字是 PA007。

開路警察停下電單車。

房車門開了，劉萬年下車。

記者們如蟻附羶，沒等他步上演講台，紛紛搶上去。

「警方一向是怎樣收藏警械的？」

「警方內部會不會有內鬼向外兜售警械？」

「那麼多警械流失，警方會採取甚麼措施防範呢？」

警察們手拉着手，闢出一條通道讓劉萬年慢慢走到演講台。記者心急，不斷推擁，如波濤澎湃。因爲地點集中，不如近日發生的多宗劫案，警方們應付自如，一點問題都沒有。

劉萬年踏上講台，警察們才鬆手，記者們擁前去。

他氣定神閒，因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各位電視、電台、報紙、雜誌的採訪朋友，你們好，很高興你們對警械部的運作這麼重視，我也相信，只有你們多關注，政府各部門運作才會不斷進步和完善。誰也同意，最好的監管機構，就是市民，而實際執行的就是你們，記者了。」

說了很久，不入題。記者們鼓噪，有些破口大罵了。

「警械大量失竊，你怎麼交代？」

劉萬年盯盯那個記者，沒客氣。

「經過我們統計，警方眞正損失的警械，時值不過十五萬，即是說五支特級來福槍，兩個手榴彈，十支手槍及五十法子彈。匪徒買到的武器，多是從外地走私入口，與我們管理的警械無關。」

「流失那麼少，爲甚麼我們採訪劫案所知，匪徒持的都是警械？」

「它們是外來的。」

「但它們的形號，與警察用的一樣。」一名記者站在後方，怕劉萬年聽不到，大叫。

「它們都是外來的。」他強調。

「但是——」

他截斷，瞪大眼睛，「你清楚還是我清楚？」然後向四方掃一下，漠視所有記者。他們的工作只是拾人牙慧，他們來，是聽，是抄，不容疑問。

停了一會，沒繼續說下去，很驕傲地望着面前這些人。很愚昧，很無知，他們比不上他。

沒有人挑戰。

「我們已經從外地訂購了一批最新武器，以補充現在這一批流失了的警械，它們更有效力，威力更勁，對警察精銳部隊，可謂如虎添翼。我肯定，這批警械到埗之後，警察會很快幹掉這些匪徒。」

一名記者舉高手問，已算有無比勇氣。

劉萬年掘着他，微笑點點頭，默許了。

「現在的警械，是否受嚴密的監管？能帶我們去參觀警械倉嗎？」他說出其他人的心願。

記者們竊竊私語，嗡嗡如千萬頭蒼蠅。

很驕傲地笑一笑，劉萬年說：「爲了保安理由，我們不會公布警械倉的地點，以及它們的保管情況。這個警械倉給爆竊，是因爲匪徒用了很強力的炸藥，我們堅固的警械倉牆壁都炸破了。這是我們的能力範圍以外的。」

「說謊！說謊！說謊！」幾聲迴音，自遠處傳過來，所有人都噤若寒蟬。

劉萬年看看四周，發現不到任何異樣。

那幾聲，虛空詭異，彷彿是，遠古陪葬的靈魂，世代之後，散不去，今天來擺采。

所有警察拿起槍，警惕自己，打量四周。

風聲微微呼，它存在很久，只是沒人發現。它威力不猛，沒人發覺。

劉萬年繼續：「我們每一個警械倉，都有六十名警員日夜輪流看守，而且出入均要登記，所用的門鎖都是經特別製造，一定要由四個人開啓，才能打開。」話沒有說完，記者們又不斷向四方探索。

第二次。

「說謊！說謊！劉萬年你在說謊！」

此時，狂風大作，所有人拿的紙與筆，紛紛給風捲走，相機因扣在頸上，吹不去，記者們變得兩手空空。

在警械倉背後，升起一輛直升機。

有一個身上穿着用報紙做的衣服的半禿頭，拿着一個長鏡頭相機向地上所有人拍照。

沒有寫文字的工具，相片成爲唯一證據。於是，記者們高舉相機，向神采飛揚的新聞大王拍照。

新聞大王調好焦距，對準了攝影範圍，咔嚓一聲，相機射出了數十條飛索，如箭飛下，刺破了所有鏡頭。他拉了一下菲林掣，繩索扣住相機，再按一下，相機全脫手飛出。

有一個記者拿得太穩，給扯到半空，給嚇得脫手，墮入了警械倉。

「你們都不配做記者，全給我滾！」哈哈！新聞大王看着這班人，感到史無前例的詼諧有趣。一群沒有記錄工具的記者，全神服於他的「淫威」下。

警察朝上空開火，沒用。

「你們選了一個錯誤的資料來源，拍攝那麼多照片，寫那麼多東西都不會有用，全不是新聞。」哈哈哈！他仰天狂笑，直升機不斷盤旋。

拿着相機，新聞大王得意洋洋地拍攝記者們的面部表情。「眞好玩！眞好玩！我這一宗新聞一定可以轟動全球，警察說謊騙記者，記者無紙無筆去報導！眞好玩！眞好玩！」

老蔡原躲在車內監視情況，事出突然，他召了空軍來援救，只是，怕來不及，而且，怕，這是叫大鷹來捕小鷄。

直升機在會場上兜轉。

狂風四處亂掃。眼也睜不開。

這並非新聞大王的意圖。

直升機在半空停下，機底降下一塊布幕。

「讓我告訴你們眞相。」新聞大王大聲呼喊，廣播聲在幾個山谷傳來傳去，在郊外的人一定可以聽見。

布幕上，出現一條小車路，路兩旁的紅杉，參天高，只有幾線太陽可以探望小路中央的貓眼石。

來到另外一個警械庫。

兩個警察在看守，兩名坐在門前打瞌睡，夏日炎炎正好眠。他不知自己已給攝入鏡頭。另一名正在閱成人雜誌。他們清楚看守的東西，很重要，奈何沒事發生時，它們跟自己扣不上任何關係。

人是會悶，會沉睡的。

男人躍下車，一拳鎚暈了閱雜誌的那一個，另一個矇矇矓矓，仍處在盤古初開，混混沌沌中，頸子給勒住，雙腿一伸，連掙扎的力也沒有，就倒地。

那個男人回頭，裂着咀笑。

他是警械大盜。

看在眼中，雙腿有點發麻，他們竟然當着那麼多人的面前丟自己的臉！再不願多解釋，劉萬年奪了身旁警察的佩槍，射穿了那個布幕，六發子彈。那個幕破了，甚麼都不能看，給風一抖，掉下，跌在老蔡的車頂上。

新聞大王知道，笑了幾下，「劉萬年，你是不能改變事實的。」

「盡快疏散所有記者，這裏太危險，兇徒可能會向我們襲擊，老蔡！」劉萬年大聲呼叫。

警察們很團結，一呼百應地推開所有記者，設法趕走他們。沒一個明白，爲何新聞大王出現的時候又不驅散，要待現在，看了半齣好戲才作行動。

他們依着做。

護送劉萬年來的時候，老蔡已估計到情況是空前絕後，所以所有安排措施，應變計劃是能夠應付的。

如今，這樣改變。

老蔡開了擴音器：「因爲現場環境危險，已接近不受控制階段，希望所有記者立刻疏散。」

重覆又重覆。

記者們不覺得亂，不怎願意走。

警察們不斷推，記者們愈站愈不亂，也不想走，因爲在這一刻開始才如夢初

醒，對事情有點兒了解。他們望望警察又望望劉萬年。

老蔡再一次警告。

新聞大王纏繞不去。

心漸漸卜卜起伏，沒試過這樣意料之外的場面，實在不易控制，不可能這樣。

劉萬年看着記者群中的黎慕慈，她站着，很安寧，除了警察推她，就沒有動過。

連可以支配的人也不聽從？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他沒有擴音器，竭盡嗓門重複老蔡的話，「因爲現場危險，已接近不受控制階段，所有記者，必須立刻疏散。」

話是說給黎慕慈聽的。

她緩緩轉身，又禁不住回頭。

砰！

劉萬年向天開槍。

槍聲上了九霄雲外，人心震盪。搜尋新聞，很重要，也得顧着命根。用到槍了，情況危險。記者們走，黎慕慈也走，追隨着大隊，要跑回報館的採訪車。

走了三幾步。

哈哈哈！「這樣情況就算危險？可不！」沒有布幕，影象投到警械倉的白牆上去。

新聞大王喝住所有記者，他們回頭。

黎慕慈也凝住腳步，留意到警械倉牆上，警械大盜的舉動。

劉萬年睥睨着她，她才竭力拉幾個記者走，但拉得很辛苦，他們也不願理會。

警械大盜踢開了兩個警察。

「這個不是警械倉！」劉萬年大叫。此地無銀三百兩。他慌透了，沒人理

會。

套上滿是「POLICE」英文字手套的手，在按倉閘上的掣。

是一個大特寫。

呵呵呵！新聞大王大叫，「你們記得，如果有壞人行劫，最緊要是打甚麼電話？吓！記得嗎？吓？記不得？」

警械大盜按了三下。

「九」字。

從左邊，右邊，遠景，特寫自不同角度攝取，在場所有人都看得清楚，都瞠目結舌，不知道說甚麼。不單爲那三個「九」字。

倉閘打開之後，有很多警械，子彈、步槍、特級來福、防毒面具、手榴彈，很整齊地陳列着，讓警械大盜一個人參觀搶奪。

嘩！

鏡頭突然拉近至一個電子日曆時鐘。

記者們也看看手表，並非錄影，是同時發生的事。

在另一個警械倉。

他們知道了眞相，親眼看見一切。

是劉萬年疏忽。

劉萬年不敢看，見一切沒法阻止，靜靜躲起來。

警械大盜推着一輛購物車，很悠閒地。攝影機追着，他好似踏入了超級市場，隨手拾起了四把步槍，兩盒共十二個手榴彈，還有幾枝特級來福槍。走到一處轉角位，有頂警察的帽子，他拿來把玩帶在頭上，便洋洋得意地推車出門口。

此時，人們的血管突然收縮，站在那裏楞住不能動。

「有一個人站在門口。」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正在向總部聯絡求救的老蔡都沒理會另一端的對話。

「是黑俠！」

警械大盜猛力一推購物車，黑俠飛身接上，雙手按着購物車，借勢滾了一個前空翻，雙腳架在警械大盜的肩膊上，他退後了幾步。「上一回給你雙腳架着我的頭，差點給你夾掉我的頭。今次，我不會那麼笨。」

他拔槍開了兩下。

黑俠中槍，手按着中彈部位。

警械大盜知道他在裝蒜，再開了四發，見黑俠在地上騰挪，猜他必死無疑。

各人的心都下沉。

老蔡的眼鏡因那如潮湧的汗水而滑下。

警械大盜一腳踢去，他動也不動，「不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他發狂癲笑，「黑俠，你在黑暗中就大顯神通，陽光之下，你就是廢人。」

陽光猛烈，如果世上人人安份守己，男耕女織，那不必有黑俠。空掛上這個名字，也沒人理會。

奈何，現在是衆目睽睽下有人犯案。

太陽從東方升起又怎樣，大地不曾每一處都接收到光明。

常常有人隻手遮天。

兵是賊。

賊又可以是兵。

黑俠想着自己的身份，明明要對付所有黑人物，爲何自己也被當黑人物辦？

他不要。黑面罩底下的眼睛又靈活起來。

他突來一個魚躍，一隻腳踩在對方胸口。

一隻手被黑俠反握着，一扭，警械大盜給扭轉身，撞伏在地上！黑俠飛踢兩腳，坐在他背上，扣着他的頸。

「新聞大王，你快些停手，你也不願見到你的兄弟受死吧！」

黑俠對着布幕說。

另一端，記者們都知道黑俠並沒有打勝任何一仗。他制服的，只是警械大盜，已經是第二次，駕輕就熟。他只在重覆上一次的板斧。

在新聞大王的手中，有一支鉛筆，他用力一握，鉛筆尖突出，險些插到對方的喉嚨。

「劉萬年！」黎慕慈沒走。她看見，很害怕，尖呼出來。

在場所有人都注視着她。她很緊張，一步一步慢慢推開人群，走前來。在直升機底下，抬頭望。

「黑俠，你認識這個人嗎？」

隆隆隆——

三架軍用直升機也來了，在半空徘徊。人質在敵人手裏，不能輕舉妄動。飛來飛去，記者們站得更辛苦。

「黑俠，你是聰明人，你明白我想怎樣！」

播映機放着新聞大王的特寫。不會有錯，他是梁天來，普普通通的中年人，沒有了工作，並不落泊潦倒，重頭再來，成爲新聞大王。

這一次又落空。

稍有甚麼差錯，新聞大王的鉛筆會有插入他的咽喉，它成爲殺死他的間接兇手。

縱使劉萬年是疏忽，未定罪，不知致不致死。

他沒親手殺人，但是甚麼都沒理，間接使其他人都賠上性命。

警械大盜緩緩爬起身，拍拍身上的灰塵，趾高氣揚，第二次從黑俠手中逃走。

「黑俠，我敬佩你的身手！我現在向你邀約，我手上這個人，會在一星期之後的記者招待會上，交代下落。地點是天使的天堂，你記緊來。」

警械大盜跳上車走了。

滿肚鬱結，一拳打破了播映機。

布幕上出現一個火花，警械倉牆上閃出火花之後，一下子又熄滅。

新聞大王的直升機轉頭走了。

來了的三架直升機，無功而回。

⊙

哪裏會是個天堂？

天使少之又少，遑論他們的天堂。

打開報紙看，全都報導劉萬年被綁架，警械大盜再劫警械倉。警方及黑俠都束手無策。

各報還公開請讀者競猜，哪裏是天使的天堂。

一下子，「天使的天堂」流行起來，T恤、牛仔褲、水杯、電視廣告，無不有這五個字。

有關警械大盜及新聞大王的特刊、特別新聞專輯，紛紛推出。他們的年齡、履歷、曾犯過的案件，都被列出來，前後不過三四天。

很多人也知道新聞大王是梁天來。他的同事，看了無不婉惜，沒人知道他從何開始變成這樣。

黎慕慈很害怕，他會來找她的。

人狂起來，有甚麼不能做！

蹓躂街上也怕，「天使的天堂」的貼紙、路牌、燈柱、鐵欄，隨處可見。心驚膽跳。

那可是一個恐怖的地方？

人人都拿來開玩笑，完全不當是一回事。誰理會劉萬年的生死。他死了，自然有另一人替代。身爲老百姓，心如止水，不能被世事打動。

電話響了。

馬飛接過，是周綺薇。心中突然有一股勁，凝結在腦的事，如一個瘤，被她說的話割掉，豁然開朗。

「你那天沒事吧！」馬飛明知，苦沒話題開始。

「平安回到去，謝謝。」

若不平安，怎來電？彼此說了一句，也覺得是廢話，不知怎樣續下去。

「我買了一隻『天使的天堂』的水杯。」周綺薇說，誰都留意的一個潮流，

她只爲湊熱鬧。

怎知已把一個人拖回壓力中。

天使的天堂。

他對此只有擔心，不斷的猜想。

見他很久沒響，周綺薇追問，「怎麼你這陣子總是心事重重？」她的語氣，充滿關懷。

「或者，天氣不好吧！」他立刻後悔，暗罵自己太愚笨，不找一個好藉口。窗外的晴朗，這些日子沒變過。

「你不喜歡太陽？」

「不是不喜歡，而是靜得太害怕。我覺得一定有一些東西在冥冥中行動，現在得阻止。」

「有甚麼能幫助你？」周綺薇問，毫無保留地奉上關懷。

一個女子願意共苦，一定對自己有了一種對其他男人不會產生的感覺。

現在還不是時候。

馬飛說：「你以爲哪裏是天使的天堂？」

「我不知，現在人人都在猜。報紙天天還叫人，如果猜中了，在新聞大王揭曉的當日，會抽出幸運兒，獲得金裝『天使的天堂』餐具一套。」嘻嘻嘻，很天眞無邪的笑着，灌入腦袋的笑聲。「你也想要一套嗎？」

想也沒想過要一套這樣的餐具。

「不！」話出了口，又改掉，「不瞞你，我有幾份報紙，心中有幾個答案，想要填一個百分之一百正確的答案。」稍稍回復自己的本性。

「有那幾個答案？我只有一個，看你的是否跟我的相同。」

這個謎一直煩得他要命，想着在那裏有甚麼意義，特別機關、身份重要的人的出入、可能出現的危險。自那天起，他只覺得自己是黑俠。

他從沒有把它當作是一個普通謎語。

沒有當過自己是馬飛。

唯現在，身心舒適一點。

馬飛答：「聖母院，因爲院的上蓋，有很多天使飛來飛去，很快活。又想過是棕南酒店的中菜廳，因爲那裏常得到旅遊協會評定的美食天堂大獎，最近他們推出一味叫敦煌天使的菜式，很受歡迎。我也想過是北灣島，那裏是天使蚌的產地，世界最好吃的天使蚌，都在這裏出產。」

一口氣說了這些，問題仍沒解決。三個答案，分不出高下。

「沒一個接近我的。」周綺薇說，語氣帶點淘氣。她信她自己的比較多。

原來她也可以這樣開懷，以後不必這麼拘謹。一向，在馬飛心中，她只是斯文、大方，始終放不開。

「快說，別賣關子。」馬飛心急。

「我覺得是記者協會。因爲記者是無冕天使，而那裏的設施，簡直一流。能與六星級酒店媲美！又是記者們聚集的地方，不是這裏，是哪裏？」

記者協會？

也不知有沒有錯，但這確是最熱門的答案，報紙刊登了數字，百分之七十三的答案是記者協會。

人云亦云。

馬飛只有一個人，更不能分身。

若不是這裏，後果會如何？

想不得那麼多。他不能有別的選擇。逼於無奈，隨大衆走。

一個人總是勢孤力弱，能跟大部份人對抗嗎？精神奕奕時可以，筋疲力竭，神智不清，意志薄弱時，最糟。自古至今，所有英雄，沒一個能夠。超人如是，蝙蝠俠如是，成吉思汗如是，岳飛如是，拿破崙如是，莫不窮途末路。

時辰到，他竄入記者協會。

場外的人已經鬧哄哄。

姬絲丁收到消息，早早把大門封鎖。很多記者，還是第一次知道有這塊屬於自己的世外桃源。但，現在，給拒諸門外。

人愈積愈多。

馬飛趕着察看環境。

黎慕慈駕車來了，不斷敲打門，要求一定要內進。別說記者，編輯進去也難。

「我要見姬絲丁，你快找她出來。」

「她叫我們關門。」警衛說，平攤雙手，不許任何人進內。他們暗自怕熬不住，記者太多了，爲了採訪新聞，開始不擇手段。

面對這小鬼擋路，沒法，拿出無線電話，致電姬絲丁。

電話沒人接。

「究竟是甚麼事？」姬絲丁自一道小門走出來，但沒人理會她，記者們繼續推擁，一浪接一浪。

其中有幾個知道她出來了，破口大罵，「臭婊子，新聞大王下令今天會在這裏開記者招待會，你快開門。」

「內裏沒有甚麼新聞大王！這裏是記者協會，不是天堂，沒有天使。」姬絲丁發蠻，氣得不斷踏地。

對着這麼多野蠻人，她沒辦法。

黎慕慈看見她，推開記者群，來到她跟前。

「求你，快點開門，新聞大王說的話，千眞萬確。」黎慕慈的話，不強硬，她不爲新聞，只爲男人，語氣充滿感情。她捨不得，也很怕。

那不是報恩，但這些年，她擔心的，只有他一個。

「黎小姐，你是個高瞻遠矚的編輯，竟也和他們一般見識。」姬絲丁不明白。

「他擄劫了劉萬年。」

「那又怎樣？不會與這裏有關。這裏是記者協會，供會員遊樂，怎容許那麼多粗魯漢操入去亂破壞？」

「他們不是破壞，只是採訪。」

「你們這些記者，以爲拿着張記者證就可以四處闖？實在太放肆。你不帶你的手下離去，我會報警！」

「你不是記者。」

「但我比記者更有權管理這裏，更有權趕你們走！」姬絲丁想轉頭走。

一陣清脆的響聲，鏗鏗鏘鏘的。

還有慘叫聲，從喉嚨深處發出來。

很多人堆在門口，很多人跪了下去。

他們不只在推擁，亂得更恐怖。

——沒有人喊開門。

看清楚了。

玻璃牆破開，三個警衞身先士卒，馬上受害，被門口的玻璃割死，幾個記者需要搶救。在人堆外圍的，不知道，只見那道反光的玻璃，失卻光芒，室內的冷氣飄入，涼風陣陣，他們以爲中門已經大開。警衞不能立刻被救出。

「這是你的責任。」黎慕慈直斥其非。

雖則姬絲丁也只是給新聞大王拖下水，但她堅持己見，弄出了人命，特別討厭。

記者們慢慢知道發生意外，一個傳一個，外圍的人才願意稍稍讓開。人雖死了，但是沒有切膚之痛，天天有人死，要不是身份特殊或死狀怪異，誰有興趣多管，尤其是新聞大王快舉行記者招待會，他發佈的新聞，比甚麼都重要。死了這幾個人，沒所謂，他們總共的薪金，僅是黎慕慈的三分一。

隨便可被代替的人，只有他們家人才會關心。

抬走了傷者，其他人把玻璃口弄大，小心翼翼，手腳並用，爬進去。

第一件事，他們做的，是吖大口，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他們不大相信眼前的景象。每個人都如是。

看着地板。

看着吊燈。

貼在玻璃牆去看盪漾着微藍的大泳池。

這是記者協會。

他們知道，因爲在升降機大堂上有記者之父的銅像。銅像上，有記者協會的字樣，以及當時由總督揭幕的牌額。那銅像，是紀念二次大戰一個採訪一則戰地新聞的老記者，靠着這則新聞，聯盟國知道戰事的眞實消息，反敗爲勝。那個人不知道會有人崇拜他，更不知道會在這個地方紀念他。

「我說過要在這裏舉行記者招待會，今天，我做到了。各位同業，歡迎你們到這裏來。」

他們都聽過這把聲音，不同的是這一次，音色很完美，從大堂四個牆角的高級擴音器播放出來，不如上次那麼粗獷原始。

銅像從中央給破成兩半，新聞大王正站在中央。

懾人氣勢，沒一個比得上。

攝影機此起彼落，閃光燈照個不停。他們都忘了這一次來，所爲何事。甚麼

事都太新奇，太意想不到。從在外邊站着，到新聞大王出現，所見所聞，是連日來的頭條。

大隊警察操進來。

姬絲丁領着他們，正義凜然地，指着新聞大王。「就是他，在未得我批准下，私自在這裏開記者招待會。眞大膽！」說畢，別過頭向警察。「你們快些捉他，控告他擅闖私人地方！」警察正要衝前，卻又止住。

面前的這個人神經兮兮的，穿了一身報紙的衣服，泰然自若，他甚麼都不怕，還笑臉迎人。就這樣上前捉他？所有警察憑他們的經驗，都生疑，不敢邁一步。

姬絲丁看着他們，又看着新聞大王，又轉頭，忽又回頭，她看清楚。「甚麼！」她咆哮大叫，「你連記者之父也給破開兩半，你竟然——」她忍無可忍，暴跳如雷。「你們快鎖他回去！」

「王海美，噢！對不起，姬絲丁，爲甚麼再見面，你仍然這麼兇悍潑辣？你

不記得我嗎？我有些禮物送給你！」新聞大王說罷，招招手，一個手下領命，拿了一份禮物交到姬絲丁手上。

是一束花。

由報紙摺成的。

姬絲丁接過，看一看，覺得匪夷所思。她怕，就放開手任它掉在地上。

花沒有半點殘，儘管報紙已不新鮮。

「爲何不接受我的禮物？一番心意都不領情？」新聞大王的笑容，很陰險。不是純粹的笑。

姬絲丁很驚怕。她漸漸恢復那天的記憶，是她找人捉他的，還被控擾民。旋即放出來了。仇人見面，怎會放過自己。

換上是自己，那一天，那些恥辱，也終生不忘。

女人記恨，男人，怕不會吧！——還是不能放過，不怕一萬，最怕萬一，他要追究起來時，豈是她獨個兒能擔擋？一定不能！

她再喚警察。

各警察拔出警槍。

記者們知道事態嚴重，爲保着性命，都伏在地上，或避到老遠處。

「你快投降，跟我們回去協助調查，我們會給你好過！」警察表明立場。

「跟你們跑？」新聞大王清清楚楚地質疑他們，「不如先拍一張照片才決定。」

拿出相機，上了菲林。

「來吧！一二三，笑！」

砰砰砰——砰砰砰——

鏡頭內的十二支小槍，向着大廈中央，連環開火。警察們不知道，全給掃射致死，來不及開火。

哈哈哈！

先來一個下馬威。他勝利了。

「我新聞大王最討厭有人妨礙新聞自由。」哈哈哈！

「你們放心。」他向着瑟縮在一角的記者說，「只要一天有我在，一天新聞自由都會得到保障！我會不斷製造新聞，也會不斷公佈新聞眞相，歡迎你們採訪，隨便報導，我會確保新聞的質素，再不會給編輯們刪改揑造，或定生死。記者朋友們，要知道你們的不足。你們的技術太差，一定要跟我學！哈！哈！哈！」

「你殺了那麼多人，我不會放過你！」姬絲丁拿起那束報紙花，一片一片撕掉。碎片落在地上，被她憤力的踐踏，然後轉身就走。

一點不滿都沒有，新聞大王拿出一張報紙摺飛機，精神都放在這報紙上，沒理會過那跑開的姬絲丁。

他自言自語，「我只不過是在一個屬於我的地方，做一些適合這地方的事，沒有甚麼不妥吧！怎麼總是要阻攔我呢！今天的社會，世風日下，這些事，我不做，就沒有人做了。」

「你不做壞事——」姬絲丁受不了，回頭搭一句。

吖！

她沒能力說下去。

此時，一個吊架直飛向她，越過她頭頂時，垂下兩個鈎，鈎住她的衣領，吊起整個人，直送她到東北牆角，大門上的一個擴音器上。

轟！

吊架連人飛盪過去，擴音器給撞破了。

姬絲丁被插在半空，不上不落。也忘記了要說的下半句：「就會天下太平。」

新聞大王笑得合不攏咀，也忘了要在這裏交代甚麼事。

他忘了，黎慕慈沒忘。

所有人都不動聲色，她耐不住，不能空手而回，她從警衞櫃枱處跑出來。

新聞大王最恨的可能就是她，她知道。可是爲救鍾情的男人，她走出來，勇

敢面對。

「別浪費時間，劉萬年呢？」

在場的人都關心這問題，沒一個知道她卻份外關心。新聞大王知道，暫時不會公開黎慕慈與劉萬年的緋聞，另有用途。

「我不會使你們失望。」

新聞大王拍一下手。

天花上的綠幽靈水晶吊燈亮着，所有人驚訝不已，怎能如此通透無瑕呢！

熒光閃閃，玲瓏剔透的吊咀，發放着嬌美的吸引力，凡夫俗子，平日慣了衝鋒陷陣報導民間疾苦，這種完美的東西放在眼前，有點手足無措。

吊燈在轉。

劉萬年和燈軸被綑在一起。

「你快些放他下來。」黎慕慈想撲上前，但給其他人拉着，還勸喻她要平靜情緒。

旁人不知她爲誰熱血沸騰。

「你要我放走他？我願意，天下人也不願意。」

因爲劉萬年疏忽引來的劫難，人人都在經歷，只是都不大清楚來源，新聞大王知道事實，但他的報導，沒甚麼人相信，更沒人理會。

人們只在乎六月飄霜雪。

也沒有人記得劉萬年作過甚麼。

記者們來，只爲知道他的下落，及新聞大王如何對付他，誰也沒想過插手。

「我求你快些放他下來。」黎慕慈關不住眼眸裏的淚水，任其往下流。

他終於報了仇。那天她爲劉萬年而驅走他，今天她必須在其他人面前跪他，拜他、求他。如此情深的舉動，看在旁人眼中，一定有疑問，借刀殺人，由旁人來尋出事因，省得自己下手，更痛快。

吊燈搖搖欲墜，晃蕩得很厲害。

一個人攀上去，在緩緩旋轉的吊燈上救人。

記者們要看清楚，紛紛舉起相機。

「一定是那個諸事八卦的黑俠。」新聞大王仍然作演講狀，雙手平放在咪高峯前，定神看着黑俠凌空救人。

黑俠圍着燈軸，一步步移近綁着劉萬年的一盞燈。他割斷綑着劉萬年的繩，拉着他的手，走向來時的一條鋼線上。

但黑俠的手被大力一握，一扭，人並沒轉過來，劉萬年一拳已揍到他的腮臉上，頭敲破了一盞燈泡。

「劉萬年毆打黑俠！」

「打得好！」新聞大王一點不詫異。「繼續打！繼續！用盡力，直至他死爲止！」是心內八陣圖，他設計的謀略，誰也不值得可憐。

吊燈在空中飛，使光線搖擺不定，地面的人看在眼中，頭暈眼花。所有相機，一定要連環快拍。

新聞大王輕輕按上手上的控掣器，那四層開架式吊燈，一層一層封了門，成

爲一個圓形錐體。圓底噴出火，蓬！吊燈成爲一支小火箭，直沖上天空，穿破天花板。

「萬年！」黎慕慈喊。

黑俠與劉萬年被一起困住，給送到另一個地方去。

新聞大王用神看着所有變化。記者們沒見過世面，嚇得定了神，手腳像不是自己的，不受控制，拿着相機，沒力按掣，對着錄音機亦不能說話。

眼睛就巴巴的看着陽光穿過破洞，灑落在地面。

陽光猛烈，睜不開眼睛。

黎慕慈走前，趴到演講台上，眼和臉都通紅。「求你，梁天來新聞大王，我願意付任何代價，你要我幹甚麼都願意。你釋放劉萬年，你釋放劉萬年！求你！」

「我打算讓黑俠救他走。只是，他反擊，忘恩負義。這不是我說的，你親眼看見！」新聞大王說。

「他無知，我明白。你仁慈，我知道那火箭是你弄出來的，求你放他。」

等了這個機會很久。

從前寫的新聞，分析獨到的，結論精闢的，影響深遠的，都爲她摒棄了，如今，要她親手來寫，親自督印。

哈哈哈！

新聞大王繞到演講台前，挑起了黎慕慈的下巴，手沾到她的淚水，感到她的溫柔，仍消不了恨：「你眞的服從我？我吩咐你幹啥也幹？」

馴如羔羊，一切也願意。

自從有了愛，特別容易軟弱，處處受困，不知泥足深陷。

「警械部訂購的一批槍械軍火，三日後就會送到來，我很不高興，除了設法搶它回來，還得靠你替我做一件事。」新聞大王湊到黎慕慈耳邊。她很怕，卻不能回頭。聽着吩咐，是想也不曾想過的事，心怯，仍然勇敢地聽下去。

「我要你刊登頭條，說那批槍械，已爲警械大盜所劫，以高價賣出，市民永

無寧日。」

面對着新聞大王，完全沒有辦法。

他找着她所要，他支配了她。

黃色房車飛快地來到報館。嘎——一聲，車呔在地上刮出四道短痕。車煞得急，因爲她六神無主，心不在焉，醒覺時，已到了要到的地方，連忙急煞。

嚇得一跑外勤新聞的司機也急煞車。

他伸頭出來開口要罵，只見是總編輯，屍白臉色，急步走入大厦。

黃色房車就停在路中心。

女人在這狀態，不好惹。

司機稍稍退後，轉個彎離去。

她一手推開門，直奔向記者坐的位置。

向所有人宣佈：「所有新聞，紛紛讓路，今天刊登這一宗。」

黎慕慈釘了這則新聞在特別告事版上。

原來排好的新聞，要換過，版面得重新整理，改完又改，在這緊急階段，不可能再翻出所有資料改寫，唯有依仗記憶，弄出另一個比較合理的新聞稿來。

記者把稿交到排版員手上，排版員又把它交到菲林房去。

黎慕慈推開門。

排版部的人對她很陌生，平日版面如何，她不多管，但從其他同事口中知道，她很有本領，遂避忌三分。

在排字架上看完又看，要把頭條加大三級，就與報紙的名字一樣大。

排版員照指示改了，她督促着拿到菲林房去，下令一定要把字體套紅，有那麼紅要那麼紅，要最搶眼的那一種。

她還怕印刷不順利，接近五時，跑到頂樓的印刷房，在嘈吵的印刷聲中監察着滾筒把米白色的紙，一張接一張推前，印上黑色、紅色，以及其他彩色。過了一軸又一軸，最後經過刀鍘，一刀刀鍘下，互不關連，你有你，我有我，天亮了，各爲其主。

報紙還透着暖。

她取了正刊，翻開再看一次，確保達到要求，就摺起，溜出報館去。

只拿了正刊，其他的，與性命無關，可以不屑一顧，它們來到這世上，只爲陪襯，注定。

黃色房車再次駛到記者協會，她彎下身，穿過已破的玻璃門，直走到升降機大堂。

走進去，直上最頂。

開放式的升降機，容許她看到昏沉的城市，黯黯灰灰，東方快發白，其他地方仍魘魘像迷魂般。

她討厭這個城市。

早說過要走，待奪回心愛的男人之後，且看。

升降機打開，她三步化作兩步走上螺旋形的雲石樓梯，到天台上去。

新聞大王就在這裏。

他看見黎慕慈蒼白的臉色，很高興地張開雙手要擁抱她：「黎慕慈總編輯，早晨！還是你最知我心意，這麼早就來派報！」咀巴嘟長了，要吻。

黎慕慈氣喘喘走來，二話不說，就把報紙遞到他面前。

毫無趣味，新聞大王扁扁咀，有點失望地接過報紙，張開來要看。

光明未來臨。

他盯盯身旁的傢伙。

傢伙亮燈去。

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血紅大標題：

警械大盜再出動，新添警械流入市場！

看得眼睛也充血，跳躍奔騰。這是他夢寐以求的報導。實則虛知，他知道的事實無法發表，虛則實知，他有能力發表他希望發生的事情。

「謝謝你！」新聞大王要登上直升機。

他要走？怎可以？黎慕慈伸手要按他的手臂，「劉萬年呢？在哪裏？」她慢

了一步。

新聞大王已經關了機艙門，從窗中拋了一束花給黎慕慈，那一束，她見過，就是昨天送姬絲丁的一束。

「新聞大王！」她低喚。

「你放心！待你刊出一則我稱心滿意的頭條，劉萬年很自然會離開我的地方，至於他會不會回到你身邊去，我就沒能力擔保了。」

只是一個編輯，新聞刊了，其他人情世故，不能理，情感，屬於自己的又如何？

螺旋槳轉動，她的衣衫給風亂吹。

「黎小姐，你看那一方！」新聞大王指着遙遠的一方，漸露魚肚白，「昨夜星光燦爛，今天光明一定再臨大地。」哈哈哈！哈哈哈！

直升機揚長而去，邁向光明。

黎慕慈可以阻截梁天來，卻阻擋不了新聞大王，劉萬年仍在他手上，是不是

永遠要刊登他的說話？

黑黑的直升機沒入第一線的晨光。

餘寒猶厲，隆冬彷彿在這個六月炎夏進駐城市人心中。儘管警方高層不斷跑出來澄清，報紙仍然沒有放過，圍繞着這批失槍，日日報導情況。

城市人都怕身旁的人會隨時隨地拔出槍指嚇自己。街上蹓躂的人，直線下降。

連空氣都緊張了很多，很難呼吸，每一回走在街上，神經緊張，東張西望，誰會向自己走來呢？一槍在手，根本不必用信用咭，要甚麼都可以。誰人不怕？而且，槍是明碼實價，無分貴賤，從來不查核家境、學歷、際遇、工作地方，一視同仁，認錢，不認人。

因此廣受歡迎。

突然，全城市對槍的需要，不絕。那批流失的警槍，成爲搶手貨。價錢暴升。

所以，走私槍也吃香起來。

海關人手，比警方更少。

緝拿，沒收，又緝拿，又沒收；報紙刊載，槍械又流失了。市民更驚惶。

警方忙得七手八腳，一個亂攤子，理不及，連找報館算賬的人都忙出去了。但他們明白，他們仍得靠媒介去阻止一切會蔓延的繼續蔓延，只是騰不出時間做主動，只能被動地接受訪問。廣播出街，希望有效。

警務處處長以一個拍證件相的形象示衆。

「各位市民，對於近日接二連三的劫案，我謹代表警方向你們致最深切的抱歉。我們相信，現在有一個犯罪組織，正四出散播謠言，說警方的警械大量流失。我敢以名譽向各位保證，警方對保管槍械，一向都很嚴密，而直至現在，我也沒接到任何有關警槍流失的報告，因此希望廣大的市民，切勿因此而恐慌。同時，私自藏有槍械是犯法的，敬希各位市民，不要以身試法。」

電視熒幕熄滅。

他還沒說完。

櫥窗被打破。

電視機給搬走了，放在大貨車，亂投一角，與其他在電器店剛搬出來的電器一樣。它是陳列品，見得世面多，飽吃風霜，和其他陳舊的一樣，賣不了好價錢。

「沒其他好貨嗎？」

「差不多了。」

「別浪費位置，」劫匪望一望，有點蔑視「這舊貨！」

他們等不得。

哇——嗚——哇——嗚——

這是最流行的調子。

劫匪立刻竄上車，開盡馬力往前衝。

警方如常在廣播器叫賊人馬上停下。

「快轟掉那輛跟尾狗。」駕車的匪徒對同伴說。

「不能！」他四處找，小小車廂，給他翻來翻去，很緊張，「最後的兩顆，殺電器店老闆時用了。」

駕車的撇撇咀，沒甚好氣，見警察來勢兇，順手遞上一個墨綠色的炸彈。

「這個炸彈……」他不找了，詫異一起出來跑的同伴，原來有這麼個本事。

「快投！」

「這是……手……榴……彈？……」一直有顫震的尾音。

「快投！別婆媽！」

警車叫聲沒止，尚有幾十呎就會趕及。雖然它並不是一宗很大的買賣，但他們本着的精神是，能幹多少，盡量幹，免得遭市民「白眼」。

他們再在廣播器鬧着。

墨綠色的手榴彈給拋出去。

駕着警車的看見，馬上轉吹迴避。

蓬——

警車撞向行人路的鐵欄，歪了，老婦遙遠看見，已知道凶險，急急走過，但年老筋骨鬆，只三四步，橫禍便飛來，剛好撞向她，眼巴巴的倒卧地上。

老婦氣數未盡，但一把年紀，人人都覺得她已經老了。

她沒法與那一批影音器材相比。

警車沒事，投來的是一個水彈，落在地上成爲一泓清水，慢慢留給太陽收拾。

貨車內有人覺得天昏地暗。

時局動盪，耳聞目睹的都令人疑幻疑眞。

老婦倒卧在地，跟那一泓水一起……

這一幅圖畫，在周綺薇的眼角浮了出來，周綺薇正在打量四周，要跑過馬路去。這一瞥，她心軟，沒怎樣考慮就跑過去扶起老婦送她到醫院。

「小姐，」老婦咿啞，她神智清醒，「謝謝你，我在那個路牌處下車就可以

了。」她有呼吸，僅有的氣都說了話。

「你昏倒了，在醫院稍留，讓醫生替你治療好才走吧！」

「我剛從醫院出來！」老婦有一段往事，發生在不久之前。她給趕出來，因爲她根本付不起醫藥費。她只怪自己。

車子到了醫院。

周綺薇沒理她，送了她進去。醫院裏人山人海，躲在這裏比較安全，明知這裏病菌雲集，但見有一個「或會沾不上」的機會，沒一個捨得離去。

老婦受重創。但老婦不急。

周綺薇很焦燥。

站着，看着表；踱着，看着表。

醫生沒來，一個胖漢，窩窩囊囊的在病人群中穿出穿入，他高舉起一個牌子，但沒人理會，人人都關注自己性命，他保不住自己，就不用理，管這牌子是十二道金牌。

何況，不過是一張警員證。

老蔡舉得高高。

他送兩名受槍傷的警察入醫院。

急症室內的情況也混亂。

他喘着氣，逼得連眼鏡也上下波動，情況更動盪。

「老蔡！」周綺薇看見他，不斷向他揮手。

在這種情況下看見他，能夠做的，只是關心，先問因由。他不詫異，這是醫院，誰都會突然進來。

「我沒礙，有位老婆婆給嚇昏了。我等了很久，醫生沒來。」

心下明白，老蔡喚了周綺薇與老婦隨他去。江湖行走，一點關係，蠻需要，以便急時之需。

大伙見警察來了又去，都沒問一句爲甚麼。

醫生開始治理病人。

周綺薇放下了一塊心頭大石。若醫生不來，送了老婦來，她總不能自己離去，只是待下去也不是辦法。

險些兒就要自嘲惹禍上身。

思想回復秩序，她關心自己。「你在這星期可見過馬飛？」

老蔡閉上咀又張開，像有些東西塞在喉嚨，吞不下吐不出。那一天他是在警察部接到報告。其實，誰都知道黑俠給擒了。馬飛，尋常百姓，除了親人會過問，誰有這閒心？旁人多問，不是關心，是八卦，一個不好的稱呼。

「你有苦衷？」周綺薇看出老蔡心事。

「我也很擔心。」老蔡的擔心，比周綺薇的，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朋友成份，也因爲少了一個幫手。

自問，一切是無能爲力。

「從前，他有這樣失踪嗎？」周綺薇問。

「世事如棋局局新，過去不代表未來。」老蔡答，抬頭望望周綺薇，馬飛喜

歡她，或會是害了她，還要空等多少提心吊膽的日子？他是男人，也覺得如此難受，面前這個纖纖弱質的人，能耐下去嗎？

醫生努力救人。

沉默了一會，老蔡很感慨，「世界愈來愈亂。」

天天要對付不同的惡人，竟也會有這樣的喟歎？周綺薇看着他，倏地覺得他老了。是歲月在催人，各有各的擔憂。有些事，怎樣避都避不開，揮來揮去都總在懷中。

周綺薇轉了口氣：「警方新訂購的槍械，給盜走了，是眞的嗎？」

最多人要問的問題，城內人只能間接地問，她硬生生要老蔡面對。

老蔡不知從何答起。他是很高級的警察，但很多警察都很高級。對着平常人，早給罵得狗血淋頭了，對着周綺薇，對着一個老朋友心儀的對象——他不能說眞相，因爲他不知，而且時局變化得太驚人。

他清清喉嚨，「有一回，兩個高級督察因爲要擒拿一個綁匪，不愼槍擊了一

名警員，因爲這名警員的一位朋友，也是警員，因此很仇視他倆。我和幾位探長商量過，決定向下屬公佈，他是被綁匪殺死的。我不知這一次，我是別人的上司，還是別人的下屬。」

「一點消息都沒有？」周綺薇好似領悟了很多東西，存在心中的害怕透出臉上來。局外人不辨是非，很正常，但眞假黑白有沒有，是應該知的。

「眞的一點消息都沒有？」

「是不是眞的，並不重要。最重要是他平安沒事，警方能不能破案，也要靠市民合作，市民太多，警察太少，何時何地何人是劫匪，我又不能未卜先知。」

醫生拉開了窗簾，病人的情況大概穩定下來，老蔡走過去，不說不說還是溜了一句出來，「有很多事，與其靠別人，不如靠自己，時局太亂，周小姐，你應該好好保重。」

好好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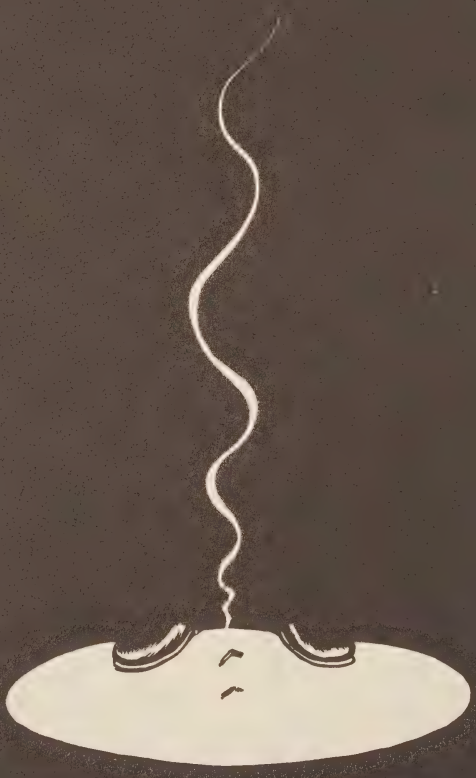
靠自己？

一個應該要保護自己的人竟然叫自己好好保重？難道人人都要自保？

日已西沉，平日很多人逛的大街，在這月亮尚未高掛的時刻已冷清下來，店門關上。其實，各人的活動都一樣，礙於夜黑，膽先怯。

月光照不出光明，夜晚仍然帶來黑暗。

那在黑暗中製造光明的人，沒人爲他發愁。



沒新聞的一天

火箭靜靜的，沒有驚動任何人，便停在一個大泳池中，碧藍的池水承托着整個火箭，它如不倒翁，就在水上左搖右擺。

門開了，兩個人飛出，狠狠糾纏着，在水中搏鬥，彼此抓腳推手。

劉萬年抓着踏出泳池的梯級，要魚躍龍門，黑俠正抓着他的腳。他轉個身，把黑俠揪出水面，打到半空。黑俠作了兩個空翻，又落在火箭的頂蓋上，才觸及，便借力一撐，平安着陸。

「劉萬年，我來救你，你竟串通新聞大王？」

「很奇怪嗎？本來都是新聞大王救我的。救我出獄，救我離開你的魔爪，他與我串通，我來不及感謝！」他仰天長嘯，看見黑俠這失落、蒼涼又不明所以的表情，他快樂得要請所有人吃全餐。

他跟警方的關係蠻好，竟給出賣！以後他不能當黑俠。摧毀他對人的信任，比殺掉他更慘。前者用的是精神，後者只是一個軀體。

「你在這裏活，有好處嗎？」

「至少，比在監獄中好。」

黑俠正想飛身搶前去扼他的頸，還未跳起，劉萬年已不住地狂笑，這一種笑聲，很熟，曾經聽過，心下一沉，黑俠扯掉自己的臉罩，要飛向劉萬年。

第三次碰面，是警械大盜。

「本來，我想一直瞞下去，使你對警察失掉所有信心，以後可以考慮加盟我們，成爲一分子，只是，計劃未實行，我怕你養不熟。」

黑俠中了圈套，劉萬年原來是餌！

「我知道你一定想宰了我，趁着你未下手，我得先下手。」警械大盜拍拍手，隨即有二十個拿着長槍的人走來指嚇他。

每一個身上都穿了用報紙做的制服，目露兇光，沒一個想他活。

「每一回我都失手，讓你在衆人面前丟我的臉，這一次，你再沒法寶勝我了。」警械大盜勝了漂亮一仗。自黑俠出現，他很鬱鬱不得志，幹甚麼也給阻擋着。這些事向外傳了出去，難留半點顏臉給他。

「你赤手空拳，還是勝不了我。」黑俠站得筆直，在黑面罩下往四方打量。泳池旁是一個古宅，用紅色的木材蓋搭的；窗櫺墨黑，如果沒給窗櫺瞞騙，這屋有四層。

這是一個豪門大宅吧。只是三面懸崖，大門開處，是一條山路，看不到盡頭，因爲蜿蜒曲折。

「別多望了，黑俠，你以爲可以向我偷襲？妄想！」警械大盜又拍了一下手，四個人立刻把槍貼緊黑俠的背，這一次，任他的衣服怎樣堅韌，如果四彈齊發，他不會不死。「你背後的人拿着的槍雖不是警槍，但火力猛得很，你不會渴望試一試吧！」

對着舊仇人，他是躲不了。

而且，他小氣，如何光榮地，單對單地置自己於死地？只有見步行步。

警械大盜並沒有立刻下手殺他。

太乾淨俐落，故事這樣完了，毫無趣味，不能永遠叫人惦記。壞人總愛折磨

別人。看着曾經強逼自己陷於死地的仇人，恨的咬牙切齒，恨不得撕其肉剝其皮，當其靈魂快要離開肉身，而肉身仍牽着靈魂的一剎，一定很是痛快淋漓。

「你不要我死，你會後悔。」

「你關着我一次，在衆人面前摔倒我一次，你以爲我會放你出去嗎？」警械大盜雙手叠胸，朝大屋走去。「只是我想你先看看我與新聞大王的計劃，才到地府去，才有充分理由告訴閻王，爲何你會先到一步。」

四把槍用力地錐了黑俠一下，黑俠跟他走入那大屋去。

門被推開，室內與外面已底沉的夜幕，可算光不了多少。

燭火在舞，舞得壁櫃、吊燈、桌椅甚至屋樑都不安定，如心裏有頭慌鬼，躍躍就跳出來般。

桌子長長的，從一端伸到遙不可及的另一端。

椅子給拉開，四支長槍再推了黑俠一下，黑俠坐下去。

「可讓我知道，現在何時？」

經歷過不少，時間流失，才安定下來，得先知道失去了多少寶貴光陰。他不是習慣了黑暗，每逢黑暗，時間特別容易溜去，例如睡覺、昏了，一下子十多二十小時，可以就這樣不復返。

在大壁櫃旁的一道門開處，警械大盜穿了很整齊的禮服進來。漫舞輕姿，他尖着足尖轉了兩個圈。一襲燕尾服，被熨得硬挺，沒有半絲皺褰。笑得很燦爛，他坐下來。

「奉餐。」

侍應把烤薯、炸雞、洋葱圈，一盆一盆，放在雕有兩條金龍攀爬的大瓷托盆上。

「你不是吃慣大茶飯嗎？」黑俠問。

「我也愛速戰速決，所以特別愛把快餐小食放在珍貴碗碟上，慢慢享用。」哈哈哈！

食物全放在警械大盜面前。

「你們這等鋤強扶弱的大俠，也會吃東西嗎？」他倒了一大堆蕃茄醬，如小孩初次吃薯條般，貪婪地看着這鮮紅，想了很久，才把薯條推進去，慢慢拉出來，鮮紅的汁液紛紛依附在金黃色的澱粉上，欲斷難斷。

「我跟你一樣。」

咬了一小口，警械大盜閉上眼睛，很陶醉地慢慢咀嚼，「你怎做大俠呢？小時候我看電視，看見那些超人，可以隨時隨地出動，不眠不休不吃不喝不更衣不沐浴，神通廣大，隨傳隨到。假如你很餓，你的鄰居大喊打劫，你會怎樣呢？」

不斷給侮辱，黑俠不知從何答起，唯有保持緘默。

「答不出？」警械大盜自覺勝了，因此有追擊的必要，「其實，你靠甚麼過活？」

仍然緘默，不做聲。

「政府有津貼給你嗎？警方有花紅給你嗎？去年警方撥了二十萬元當作花紅，全入了你口袋？」

「怎麼不答我？」

「你怕？怕甚麼？我不會向稅務局告狀，你放心。」

「你的物業，是用黑俠名字登記？受理嗎？有沒有人問你姓甚名誰？」

「你有沒有情人？她知道你是黑俠嗎？」

絮絮不休，他沒停下，但黑俠無動於衷。

他的情人，在夢中，時時刻刻都在掛念，時機未成熟，而且，究竟可不可以有時機成熟的一天呢？他還在等。

暗暗希望，她也在等。

「爲甚麼你總是口硬？」

一隻炸鷄拿在手，他一口一口的噬下去，骨肉不分，牙齒噬破了骨頭，臼齒在廝磨，發出如轟炸般聲響。

臉上又呈現猙獰笑靨，「你的身手那麼好，犯不着替政府辦事，看你外表，好人好姐，卻帶上一個黑面罩，分明要成爲黑道中人。如果你現在願意加入，我

尙可跟你向新聞大王求個情！」

「誰要向我求情？」

在長桌的另一端走來一個人，話聲自遠而近；走到這邊來，腳步聲止住，圍着警械大盜的人都退到這個人身後。

長桌上的蠟燭台的燭火自動亮了，在牆壁上的火光如添了大量氧氣，火焰高升，捲上橫樑上。

警械大盜盯盯進來的人，又望望黑俠，「這是我大哥。」

「你現在明白我何解不答你的問題。」黑俠正對着來人喃喃，沒理會警械大盜。

「誰要加入我新聞大王的組織？你嗎，黑俠？」

「警械大盜要擴張他自己的勢力，想收我成爲他的手下，新聞大王，你要收嗎？」黑俠笑笑。

其他手下聽到，先下手爲強，指嚇剛拈起一圈洋葱圈的警械大盜。他偷偷窺

了新聞大王一眼，手無可如何地顫騰着。他給槍指嚇，慣了，前兩三回，死了就算，又自恃有後台，只要拖延，甚麼都熬得過，但現在，毫無心理準備，而且正在食東西。

警方要活捉他，是意料之內，再說，也名正言順。

自己的大哥要對付自己，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之間進行，以及不留一滴血迹於世上。

新聞大王盯盯警械大盜，點燃了一枝用報紙捲好的雪茄，一壁說，一壁吐煙，「世人都愛偶像崇拜，連你黑俠都要依附我新聞大王嗎？」忽爾轉了臉色，一拳捶在長桌上，蠟燭震了一下，火焰受震盪，更飄忽了。

「原來都是趨炎附勢，錦上添花之徒，我們做新聞的，最不喜歡這些，我們不是服務富貴人家、侍奉大機構的，我們是主持公正，揭露社會上種種人家應該知道的事實。你投靠錯了人，黑俠！」

哈哈哈！

他的笑聲更響，令人耳膜快受不住。

「你脅持劉萬年，毀掉所有記者的相機，又殺了警察，難道是一個專業的新聞工作者要做的嗎？」黑俠提高聲音向他挑戰。

背後的四枝槍，就快開火。

新聞大王聽到專業兩個字，暴跳起來，他走前，高喊，「專業？甚麼是專業？你以爲你認識的專業比我認識的多嗎？」

砰！他一掌摑到黑俠面前，掌下有一張名單。

他抓着黑俠的後腦，強按下他的頭，迫他細閱名單，「這是記者協會的會員名單，你瞧有那一個現在是專業記者？你瞧！你瞧！全是雜誌出版人、報紙創辦人、周刊督印人，我眞懷疑他們懂不懂採訪新聞！」

「連保障專業的人都那麼不專業，我這個專業的記者又能做甚麼？」

「劉萬年是個專業的警械部部長，何解會疏忽，引致我們有機會盜取很多很多警械！」

「採訪記者都專業吧，何解會有那麼多新聞沒憑沒據就登出來，他們的『可靠消息』、『有關方面』是從哪裏來的？大大小小提供資料的人都不允透露名字，那等於瞞天過海，欺騙群衆！」

「那些警察也專業吧！何解他們要妨礙新聞自由，不許我開記者招待會？」

是問題。

也是事實。

黑俠沒法解釋。

緘默。

新聞大王稍稍收斂憤怒，轉過身來，「我知道你不會答這些問題，我也不迫你，但是，我得執行我的工作。」

「你要再當記者？」

嗯！新聞大王睜大了眼，黑俠怎知道自己曾經當過記者？前塵舊事，有哪一些給他拈起過？

他也知道底蘊？

他是誰？

除了黑俠，他還會是誰呢！

仰天長嘯：「我要揭發一切別人應該知道的事，例如誰是黑俠。」他命令：「快除下他的面具！」

「快除下他的面具！」

自己在明，別人在暗，必先把彼此位置弄好，方便對付。他要把黑俠從黑暗處扯出來，認清其眞面目。

黑俠不能動。

肉在砧板上，任由他的手下除了黑眼罩。

「梁天來，可認得我？」馬飛說。

是他擒得警械大盜。

是他問自己星星的一切資料，得以避過警方耳目。

是他儲存了過去的採訪資料。

是他教他找記者協會。

還是一個普通人的時候，面前這個人，是很好的。因爲他，他想過向前望。多踏一步，站高一點再看世界。

現在不能了。

「你竟然是黑俠。」

「我也不知原來你變了新聞大王。」

「天下眞的有太多奇聞怪事，任報章天天登也登不了。」

「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似乎應該刊在小說版上。」黑俠說，但他背後的槍，不想放過他。

原來預備好的一盤數，打亂了，新聞大王瞧着這個人，也不知如何處理。就喝一句，「鎖他入油墨房！」

他給推進一個密室。裏邊無窗無燈無一點光明。也聽不到任何聲音。室內瀰

漫着一股刺鼻的報紙油墨，墨黑墨黑的，在他腦中不斷呈現這液體的惡狀相。

他踏出一步，踢到一個塑膠瓶，兩個，三個。原來滿地也是，舉步難移。

「你怎樣掙扎也沒用，我試過了，這裏四面都封密，沒一道牆，老兄，等死吧！」

從聲音的方向，辨出那人應該在自己背後，右方的位置，他踮下，手指貼地如兩隻蜘蛛慢慢爬，會很快碰上那個人。

他掃開油墨。

「你愈掃，墨瓶的蓋封得不密，弄得一地都是，不是更難爲了自己嗎？」

蜘蛛終於觸及一些與別不同的物質了。

「你找到我，或找不到我，都是死路一條。」

黑俠只知道面前的會是一個甚麼樣的人，對劉萬年的聲音，沒有印象，新聞大王會困其他人在這裏嗎？有叛徒？仍然不認得面前的人。

黑俠盤膝而坐。

「我不知你是何方神聖。」那個人說，「我是警械部部長，對這些甚麼軍火、機關也有研究，四道牆都是實心的，出口只有這個，外邊人多勢衆，我們插翼難飛！老兄，你貴姓？」

很明顯，他是劉萬年，掙扎了二十多年，有了出頭日子顯赫地位，以爲以後會享不盡，才一轉眼，英雄末路，任人家把玩。

黑俠無名無姓，不知從何答起。他不答，不願應酬，不交代自己的前世今生，那是很私人的事。彼此同病相憐，會很高興？

「老兄，你是啞巴？」

黑俠暫時不想受打擾，只忖量四周。站後一點，他不會感應到。

「我明白你的心情，我甚麼都有了，名譽、金錢、女人，唾手可得，何堪流落到這地步，連自己也看不見自己，眞的不如死去。」劉萬年困在這裏幾天，找不着人，好似去到一個異域，感應到有另一個人來，才有一點生機，於是向對方訴起衷腸。

男人不習慣孤單，甚麼都沒有的時候，遇上一個陌生的人，也可作精神上的支持。

環境太黑，彼此的來源也不清楚，也沒有未來、過去，但可以慢慢編撰，挑個好的角色來擔演，要剛陽、神武、威霸、英明、機警、落泊、滄桑、孤單、可憐、寃屈，悉隨尊便，也沒人理會。

說要死去，誰會眞的實踐？

名譽、金錢、女人都有了，還會死？

「如果跑不出去，我眞的情願死掉。」他不斷自言自語。

眞正厭世的人，會在告訴別人自己意願時，斷舌自盡。

閉上眼睛，不斷冥想，他的說話，也許有一些地方可以參考。他探過四道牆……

「老兄，你剛進來之前，有聽過警方懸紅幾十萬緝拿綁架我的新聞怪人嗎？」

每一道牆都是實心的……

「有沒有派防暴警察搜捕兇徒？」

……室內沒有出口，只有這道門……

「有沒有委任誰做署理警械部部長？是不是劉錦城？彭志銘？麥成輝？」

唉！他長歎一口氣，對一切，已沒有憧憬，「這些是機密，你不會知道的！」

……地上，放滿油墨……

「你不答就算，一起等死吧！」

四道牆壁都探過，地上，放滿油墨，抬頭望上去，甚麼都不見，但有點涼，天花，可沒探過。

他在腰間拔出一柄回力刀，向天飛去。

乒！乒！乒！

有一些金屬的磨擦聲，很尖很刺耳。

「老兄，是你弄出來的嗎？」劉萬年坐得太久，腿也輭了，要站起來，卻窩

囊得很，踢倒不少油墨瓶。

黑俠懶得搭訕，再以回力刀探位置。

天花上像有幾條鐵鍊懸掛着甚麼。

「老兄，你爬上天花？是你弄出乒乓聲的？」

袋中有一柄伸縮軟尺，黑俠向準一個方向飛去。嗖！控掣收縮，軟尺很聽話，完全收回，它扣不着天花上任何一樣物件。

「老兄，找到出路了吧！」

再發射。乒乓。

黑俠伸手用力一拉，終於扣緊了鐵鍊。

他想飛上去，但怕那些鐵鍊靠不住，而且甚麼也看不見。吊在上空慢慢找？太浪費時間了。

既是那個出口進來，得靠那個出口出去。他拉着軟尺，蹴下，旋開所有油墨瓶蓋，倒出所有油墨，朝門口方向流出。門縫不寬，只望油墨都向光明處流去。

「老兄，你可是聾子？」

噢！

話沒說完，劉萬年已給粗臂一攬，身體已經上了半空。

有人伸了一條鐵鍊過來。

「可以逃出生天？向上爬？」

殊！黑俠一手按着他的咀。稍有差池，前功盡廢。

沒一個知道明天，都沉默地忍受，當希望來臨的時候應作最佳狀態出擊。

兩人的手，各握着鐵鍊，懸在半空，靜靜望着那個應該是門口的黝黯空間。

門太厚，不知油墨有沒有滲出去。

門不開，永遠不知反應。

除了心跳，劉萬年的手表，發出很微弱的哋答哋答聲！漸漸與心跳同步。

良久。

握得太久，手汗慢慢滲出，開始抓不牢鐵鍊，劉萬年開始向下墮。於是他向

上多攀一下，又向上多攀一下，愈往上攀，下墜的速度卻越急。

「老兄，如果我掉下，你知不知道在那裏找到我？」

突然，門給打開。

警械大盜大叫，「你倆在這裏鴛鴦戲墨，怎麼弄成這一大灘油墨？」話未說完，已察覺了一些甚麼似的，往後站，命人亮燈。

光管像很久沒有運作過，再投入運作，乍暗乍亮，費了一陣子勁才能恢復體力，照得一室通明。

燈光刺得黑俠及劉萬年要瞇起眼睛來。

終於看見，兩個人各自攬着一條吊着光管的鐵鍊。光管在他們腳下，行踪未敗露。黑俠正等待時機俯衝下去。

密室中，只有地上的油墨瓶及一大灘油墨，沒有人。

警械大盜命令手下在每個角落搜，明知多此一舉，但黑俠及劉萬年只是常人，走不掉的。沒理由溜掉。

沒一個人有往上看的意圖。

因爲都習慣垂下頭做人。

除非有人提點。

劉萬年滑了手，人坐在光管上。

光管受不了他這一衝力，立刻搖晃，各人的影子跟着搖，大家都發現了兩人。

猛抬頭。

一支光管就壓下來。

「黑俠！」

警械大盜避不及，臉龐已給黑俠一腿踢歪了，倒在油墨中，油墨澀得他眼睛張不開。他拚命揩抹，抹掉臉上的，那眼裏的卻抹不掉，只能隨淚水滲出。

其他人急着開火。劉萬年腿部中槍。

黑俠奪了警械大盜腰間的一支槍，殺了幾個，且戰且走，拖了劉萬年出去，

躺到一扇門後，要關門。

「別讓他關門！」

「門關了在內裏不能開啓！」

砰！砰！砰！

大門厚厚的，可以抵擋一切。

最後，門關上了！

密室外，陽光普照，劉萬年望望手表，給油墨染黑了，再看自己的禮服，白襯衣、紅領帶，所有的光輝，不再！

甚至，不知人間何世！

黑俠伸手給他，他不敢接受，眼見他與自己一起跑出來，自己黑，他也黑，但他臉上有個黑面罩。他也記得那天，在布幕上看見他制服警械大盜，只是那是否預先錄映？他是他們的同謀？

「你是救我出來的人嗎？」劉萬年要確定。

零碎腳步聲將致，急而且亂。

黑俠望一望走廊盡頭，再望望劉萬年。他的腿，有血，傷的是靜脈，血是暗紅，而且細水長流。

黑俠拔腿就要跑。

「你且別拋下我！」劉萬年不得不發出求援，他沒能力，任平時怎樣，這時勢，他不能驅使任何人，只能靠自己——自己靠不了，得隨他人。

劉萬年爬了兩步，可憐兮兮。

黑俠背起他向前跑，步伐急而疾，但沒有聲音，如一頭夜貓。

沒人知道他們已跑掉，只是圍着油墨房大門，看着一地油墨，知道出了岔子，卻不知道詳細情形。

揹着劉萬年衝出大屋，黑俠審視着四周環境，唯一的出路，那大門關了，要開，一定會驚動新聞大王。

看看泳池上的火箭，黑俠沒留意內裏有沒有駕駛艙，那駕駛艙好像空空洞洞

的，由總部控制行動。

不要嘗試！

盯一眼就令人死心，又是水晶燈又是火箭的玩意，都不大可靠，因爲不知何時，它會變成另一樣東西，繼續愚弄自己。

正在沉思着生路。

直升機忽地出現在眼前，它是一種犯罪工具，會降霜雪，也會運送罪犯，奈何，它可靠。從外表看，它是阿拉丁神燈巨人，跟着誰就服從誰的命令。

黑俠打開機艙，推了劉萬年進去，自己也登上，開動引擎，螺旋槳在轉，捲起空氣，飛沙走石。舊屋偌大，彷如一個古舊的千年老人，自家裏發生甚麼事也不容外露，它像是一點事也沒發生，強裝鎮定。

直升機向上飛，飛到一半，直升機差點向前俯衝，它的前軸原來給鐵鍊繫着，如小孩拉着氣球，牽着它的自由。

飛機不斷打轉。

積極擺脫，卻始終被鎖。

屋內的人，遲早會跑出來。

「劉萬年，你懂駕直升機嗎？」

不知誰跟他說話，劉萬年聽到這把陌生的聲音，打了一個冷顫，「其實這高度，已夠我怕的了，我畏高。」要不是他擔了一個這麼重要的警械部部長，誰也不願花時間理他。

黑俠看看表，不可再拖，便爬出去，利用身上的武器斬斷繫着輪軸的鐵鍊。推開直升機門。

砰！砰！砰！

新聞大王的手下已趕來，子彈飛到半空，力度全無，輕碰在黑衣表面就跌下去了。

直升機離地面四十呎。

爬出去，一定成爲射擊焦點。

黑俠駕着直升機，停在半空。

「他們來了嗎？」劉萬年問。

「你往外看就清楚了。」

劉萬年右手按着心口，怕心臟跳出來，才把臉貼到窗前。他看見匪徒們在直升機之下，他看不到任何人，「沒人，你可以放心。」

「你開門看看才安心。」若不是要全神貫注駕直升機，黑俠會一腿踢得劉萬年魂飛魄散，痛不欲生。

子彈像暴雨，敲打着直升機底部。

急於亂扯，鐵鍊仍沒有甩掉。

「一般警察的警槍是甚麼型號？」

「AK41半自動步槍。」劉萬年答。

「是近距離的手槍？」

「是，射程範圍在二十呎之內，超過這個距離，因空氣阻力大，子彈完全發

揮不了作用，子彈飛不起。」

二十呎距離？那麼近——

黑俠使勁踏了幾下油門，飛機歪斜着，直向地面的人羣衝去，沒保留地豁出去，有誓要與之同歸於盡之勢。

地下的人都怕，雞飛狗走，亂跑亂叫。

黑俠看在眼裏，怒在心裏，恨他們不回頭。

它一直向下冲，如天崩地裂了一片：不愼掉下懲罰世人。

撞下去，大家一起粉身碎骨。

呀！

劉萬年只會瞎叫。他畏高，即使很快地降下，但心臟弱，他還是受不起。他中彈的一條腿，血流更多。

快迫近一個匪徒。

匪徒或知道逃不掉，突然轉身開火。

黑俠拉高控制桿，直升機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向上竄升。

繫着直升機的鐵鍊在亂打着，像一條亂癲亂擺的蛇。

那匪徒耗盡所有子彈，共開了四槍。

鐵鍊被擊中，於空中斷裂，鍊扣疾速飛墜地下，擊中幾個匪徒。

直升機一飛冲天，消失在明媚的陽光中。

黑俠及劉萬年回到屬於他們的地方。午夜，城市都靜下來，街上有許多被破壞的地方，只是馬飛倦得可以，沒能力多看一下環境。一步一步踱回時光書店。那條樓梯，如接他去天堂。

連街燈都熄滅，彷彿怕阻礙了這氣氛。

城市中的黑夜，很少如這個晚上靜，靜得沒有人氣，但空氣很清新，像特別爲自己製造一樣，是不是見他倦了，上天來慰勞？

他沒有立刻登上樓，站在樓梯口欣賞四周風光，原來日日陪伴自己的景物，可以這麼美。

他又抬頭看看月亮。

月亮四周有很多星星，它們竟然可以和月亮爭輝，難怪惹人喜愛。

難怪梁天來喜愛。

憂心忡忡的心情又忽然來了，新聞大王不會放過自己，此時此刻，他有能力成爲月亮，甚至太陽。

他會如何對待這片大地？

想着想着，不自覺地已來到書社門前。他推開門，室內涼風颯颯撲面，剛有人離開？

——這幾天都有人在？

亮了燈。

一看，怔了。

他看見一副眼鏡，放在電腦旁邊，很熟悉，未幾，便看見周綺薇伏在寫字桌上熟睡。

一個女子願意爲了自己等下去。六七天。她不會有其他原因。

她睡得很甜，額前劉海遮着冒汗的額。

他沒弄醒她，靜靜走去。

人去了，味道揮不去，縈繞在她四周的檀香味，代替了馬飛身上的臭油墨味。周綺薇嗡嗡鼻子，惺忪睡眼，半開半閉。

臭油墨味已籠罩室內。

她驚醒，一下子彈起來。「誰？」

動作太大，差點連人帶椅倒下。

馬飛見她又緊張又怕，突然又笑的模樣，感到很溫暖，她如初夏凌晨渴望薄霧滋潤的玫瑰，綻開了，笑了。

周綺薇看見他，忽然好像聽不到，嗅不到其他東西般。

「馬飛！」

在心裏，他知道世上有很多人都支持黑俠。而馬飛，倒被人完全忽略，沒一

個人會騰出時間去與他交談、了解、鼓勵，他沒有利用價值，只是一個平凡的圖書館館長。

而她，沒計教過，替他看守着圖書館。

彼此的情感都很投入，在一刻裏便迸發出來。

他正要伸出手，發覺正握着那個黑面罩。大家都可以進一步了解，在了解之前，想公私分明。他拉下了胸前的拉鍊，卸下了厚皮衣，扯掉眼罩，隨手丟到雜物房去。

她呆住了，眼神有些疑惑。

彼此認識已很久，但時辰未到，這麼赤裸了胸膛，是否教她有點尷尬？不該在她面前脫衣，她臉紅，羞了。

「怎會弄成這樣？」

這樣？即是怎樣？馬飛看看自己的胸膛，有五道赤紅又帶藍紫的傷痕，給擊傷，但在何時？好似不怎樣搏擊過。

「你快坐下。」周綺薇拉了他入資料室，拿了兩樽芳香的植物精華油、薰衣草及茶樹，搽在他紅腫的一處，在紅腫處一下一下用力熨。

第一次別人比自己更先發現自己傷勢。

多了一個人料理傷口，雖是小小的傷，但變得很重要。

他領會到甚麼叫溫馨。

「這回，你又去了那裏？」周綺薇問。因爲她關心，她才問。

一個普通的問題，於他，腦細胞會因此疲勞過度至死。

他可能永遠都答不了她。

爲着這個原因，她不能永遠關心他。

見他不響，她瞪起眼睛。

紫藍色的瞳孔，水光粼粼，發出若鬼魅般的疑問，引誘着他作答。

「上一回你回來，全身沾了一股汽水味兒，這一次你回來，又渾身是油墨，你每次都必選一種液體來浸浴的嗎？」她的聲音放得很軟，態度卻很強硬。

「碰巧吧，只爲了幫朋友。」馬飛說。

「幫了一個星期多？不用理書社？」她沉不住氣問。擔心了幾天，疑團積了不少，喜歡一個人就必須犧牲，她又不想不明不白去喜歡一個人。

現今階段，還談不上愛。

即使愛，也必須弄清楚。

「書社出事了？」

留在這裏這麼多天，書社是死物，放在一角不會變壞，人卻經不起時間考驗，年華老去……他竟然不多問自己，就問起書社來。

他不理自己，只怪自己自作多情。

原來投注了的感情，此刻只想收回。

「他心裏沒有我。」這念頭在腦海一閃，人便呷起醋來，手指一篤他的傷口，要他嘗嘗疏忽她的滋味。

儘管雙方仍未正式表態。

她走到藥箱前。

他很痛，只是沒有叫出來。

怎麼連這一點疼痛的反應也沒有，他究竟有沒有感情？這麼快就愛錯了？

「書社沒事，全城卻發生了很多事。」她吐了一句。

「甚麼事？」

又給她猜中了，他總關心其他的事，完全沒理會一個孤獨地守候，在那裏等他回來的人。她沒心情回答，只把過去幾天的報紙給了他。

翻開一份又一份，一頁又一頁，一則又一則。閱着，腦裏又起狐疑：全城皆兵還是全城皆賊？

「你再跑出去，我只怕你回不來了。」

終於，她道出心中的恐懼，她是甚麼都不怕。

「是何時的事？」

「你大概幫朋友幫得昏了，發生那麼大的事也不知道。」周綺薇要吐一吐悶

氣。「警方新購入的警械給人盜了，流入了市場，匪徒更形兇惡，市民爲自保，都打探槍械來源。人人自危，人人都做好安全措施。」

每一個都做好安全措施。

偏自己丟下了書社，他並不想，但是丟下了就是丟下了；人死了或人不回來，結果一樣，若她執意要等下去的話。

「綺薇，多謝你，以後我會盡力保護你的。」

心，忽爾甜甜的，說話很簡單，但加進「以後」一句，份外有吸引力。但她沒有鬆懈，「你保護我？你看你身上的傷痕，有甚麼事，還不知誰保護誰！」

她走了出去。

他馬上找老蔡，卻找不到。

世事如棋日日新，還新得這麼快！

他不信會這麼嚴重。

周綺薇走到借書處去，執拾了一會，把這幾天來往的文件及口訊，拿入資料

室給馬飛。她很體貼，他要關心書社，讓他徹底一點去關心。

這一區都黑漆漆，要是書社設在高層，就成爲苦海裏的明燈。照耀過路的人。

——招引迷失的鬼魂。

門把被扭開，兩個男人竄了進來，不作聲，很快速地窺探着每個角落。這書店使他們有點意料之外的生疏。

書大而重，知識雖是無窮，但得花時間閱讀、消化才可據爲己有。時間緊迫，不稀罕這一疊一疊的紙。

既然來了，空手而回，丟臉！

一定要搜刮一些回去。

周綺薇抬頭，驚鴻一瞥，跪了下去。

毛管戚起，冷汗標飛，血管賁張，手腳都似麻痺了不受控制，瞳孔擴大了。

他倆一定有備而來。

有備而來?自己也是，在手袋。手袋放在第三個抽屜。周綺薇沒眨一眼地瞄着那兩個賊，他們要到自己這邊來，得快，但手，很不濟事，很不靈活。

一名賊人向另一個指指，示意他去其他地方搜尋，而他就走向她這邊來。

她拿出手袋，解開了繩扣，伸手向裏面掏。

如果給他們找到馬飛，馬飛渾身沾滿的，將會是鮮紅的血！

這幅想像中的圖畫，在報紙上曾出現了多次，她沒有再想下去，就嗅到一股腥臭，令人欲嘔。

走來的一個賊馬上向四周望，他辨不出聲音的方向，心虛了，疑有鬼魂，站後了幾步，招來同伴壯膽。

「我聽到一些怪聲。」

「我沒做過半點聲音。」

「可看見甚麼？」

「沒有。」

「還是別亂走了，這地方不會有很多錢。」

「先搜了借書處再說。」

「這一帶都沒人亮燈，只有這間書社亮了燈，還是不好搜。」

「你怕鬼？」

「不怕鬼，但怕是個陷阱。」

掏啊掏，周綺薇也希望他們快滾。她不要也不願機警，弱者要堅強，多半不是自願的，因爲連他們也不知有沒有能力走到最後一步。

他們還是走前。

「只要有錢箱——」

「別動！別動！」周綺薇跳出來，手上握着一柄銀槍，給射燈照得閃亮閃亮。

她兩隻手握住了槍，很謹慎地指嚇着他們。

「快滾！快滾！」她大喊。這柄槍，放在手袋只爲保安全，全沒想過會用上

它。如今上陣了，手顫腳抖，嗓子快喊破了。

「小姐，幹嗎這麼認眞。」

「你們不滾，我會不放過你們。」

他倆沒看過這樣的槍，用過的，全是黑鐵不銹鋼，如此花巧的，單是外表已經失掉氣勢，他們不怕。

「小姐，買槍要買眞槍，這些玩具，用來驅趕黃毛小子或可以。」其中一個走前，帶着淫笑。

砰！

一賊人的眉心處有一個血印，一滴血，深紅色的，緩緩流下，他感覺到那一滴血，在下巴滙流成一大滴，然後滑落在白襯衣上。

呀！

他倒地。

頭撞到書櫃上，掛在最高一格，寫着「宗教」二字的牌子受不住震盪掉了下

來。

馬飛就在櫃後，看着周綺薇開槍，很詫異。

時勢強迫人人自保，連普通一個小女子也不能幸免。

她殺了人。

一個不沾血的人也被迫殺人，她心膽俱裂，以後會有後遺症？

她雙手，不，全身也在顫抖。

還沒試過製造生命，就看見一條生命在自己手上終結，以後怎過？會不會習慣呢？

呀——

她怕得槍也掉了。

另一名來不及照顧同伴，便拔槍射殺周綺薇，因爲先前手下留情，同來的人才會先赴黃泉，此刻，不容他有錯。

砰！

「綺薇！」馬飛兩個翻滾滾入借書處，拉了周綺薇，在地上滾向窗邊去，避開子彈。

「原來還有幫手！」

賊人繼續開了數槍。

馬飛和周綺薇滾到擺放生物類的書架去，不斷退後，拿了兩本較薄的書在手。

在書櫃後，馬飛看到賊人走入生物書架裏去。

他們再轉入物理類的書架去。

只相隔兩列書架。

他倆屏息着呼吸，蹲下身移動。對方有槍，若給發現，任面前的書有多厚，到底只是厚紙一叠，不能保護人。

退到櫃前，接近借書處。

馬飛站在賊人背後，看着他從生物書架轉入了物理書架。

然後他別過頭來。

「來到圖書館，怎不先看看書。」說着，馬飛連環飛出兩本薄薄的書。

賊人開火了。

子彈轟爛了兩本書，紙屑，帶着作者的心血，在空間漫舞，一片一片。馬飛衝過去。

叱咤。

子彈就在賊人臉龐擦過。

「丟下槍！」馬飛指嚇他，用的，正是周綺薇的小槍。

賊人沒選擇，只有服從。

馬飛一腿踢他到大門去，關上門，便緊緊擁着周綺薇。她沒哭，只是呆了，臉上沒有顏色，眼角吊着一顆淚水，要下又沒下，最後她望着馬飛，有點哀憐。是誰保護誰？大家都無能爲力，只是互相補足好了。

他們開了燈，開了收錄機，讓海濤聲的音樂引領他們重新進入和諧。

這一晚，大家都太累了。

有些人靜不下來。

新聞大王急着腳步，領着一群人衝過走廊，走到油墨房。他氣沖沖地踱着地上的一灘油墨，他不信困在密室中的人會有機會跑掉。

「開門！」

門打開，幾潑油墨飛濺出來，弄得他一身黑。內裏關着的，全是自己的手足，生的死的，就沒有劉萬年，沒有黑俠。

「黑俠！你在哪裏，我一定要親手幹掉你！」警械大盜從別處跑出來，撞到新聞大王旁邊的一個人，雙手就捏着他的頸。

「停手，警械大盜，是自家人！」

他聽不到，仍使勁地扼着！

其他人看不過，朝他腹背兜一腳，他倒地。「黑俠！別耍了，我一定能幹掉你！」他站起來，便衝向大窗，撞到了窗口又退後，再換了個方向，又鼓勁撲過

去，仍然撞壁。他狠狠地狂吠，黑俠放過他，他不放過自己，口裏說着要殺人，但雙目瞎了，甚麼能力都喪失。

他四處跌碰。

「警械大盜！」新聞大王無奈地喃叫着。

「大哥，告訴我黑俠在哪？在這裏是不是？這裏好似比其他地方黑。」說罷，就踉蹌地跑了出去。

任何人都追不着，抓不住他。

他撞破了玻璃窗，飛身跌下懸崖。

很快，完全沒來得及叫喊一聲。

所有人都不知所措，視線轉到新聞大王身上，他不驚不怕，「黑俠跟劉萬年逃走了，應該是大新聞，有刊登必要，有刊登必要。有些事，是時候公開。」

小火箭停在報館大廈的天台，新聞大王風度翩翩地從火箭上步下。

從火箭上發出的燈光很微弱，但使人清楚看見黎慕慈枯黃的膚色，她乾瘦

了。這幾天，是她入行以來，最鞠躬盡瘁地做新聞的日子，沒半點怠慢，對於新聞大王的一切指示，她都小心遵從，一絲不苟，她願意接受這一切折磨。

「劉萬年現在怎樣？」

「我會盡快放他的，但你今天必須刊登這條新聞。」新聞大王遞了一個用報紙摺成的信封給她。

她接過，急忙撕開信封，拿出新聞稿，枯黃的皮膚此刻充滿了血色，呼吸漸重，瞳孔不斷擴大，很不滿。

「你要刊甚麼，如何罵警方，我都依你；求你，不要刊這一則，求你！」黎慕慈跪在地上哀求。

新聞大王抬高頭，不屑一顧的冷笑道：「我要刊甚麼，你就要刊甚麼。」黎慕慈看不起他，他也視她如無物，只是她要的在他手上，他就應該充分利用。早說過要公開這件事，現在有能力辦到，他不打算手下留情。

「這事你已派發了傳單，全城的人都知道。」

「我知，但都沒人認爲是眞的，如果報紙登了，便是眞有其事，是劉萬年疏忽，是他導致城中發生這麼多災難，我這樣做，只是提供線索給世人去消災解難解痛楚。黎慕慈，你要劉萬年死在你手上嗎？」他向着全城的人發出最驕傲的笑聲，甚麼都不再怕，他的願望，快實現。

霍地，他又跨前一步。

「現在是兩點正。」他調較了一個大鬧鐘，「四個小時之後，如果我不見你親手奉上刊登這則新聞的報紙，這個鬧鐘就會準時在你身旁爆炸！」它被放在小火箭旁的架上，「乖乖，快去報導最準確的新聞！」

她走了。回到報館，仍然兇巴巴地趕跑了其他準備落版的新聞稿，命令一定要刊她手上這一篇。

她在報館的同人眼中，是一頭異獸，曾經趾高氣揚的風采一下子萎縮了，頭髮日見斑白，皮膚在盛夏潮濕的天氣裏，像被抽乾了水份，尤自龜裂，眼皮也皺褶得要褪落般。

心倒是沒有變。

還記得最初踏足社會，她已向自己叮囑，千萬不要動情，不擇手段向上爬，有了感情包袱，會抱憾終身的。

那時，尤常常警惕。

但日子久了，便覺生活無味，而且一切已穩定下來，才動了這一根情絲。

一失足成千古恨。

也料不到。

劉萬年出了事，自己會不會受半點牽連？

寫好稿，監督植字、排版、沖菲林，看着完成的工序，有懷着一頭很快誕生的魔鬼怪嬰的感覺，令人驚心怵目，她看不見報紙的效用，只看到那可能出現的未來：他會回來，擁抱她，吻她，牽着她的手，拋開一切離開這裏，平平安安地，無憂無慮，無牽掛，永遠不再回頭，這裏已沒有她需要的東西。

「黎小姐。」此時信差拿了一盒東西交給她，「是急件，不敢放在你桌

上。」

她一手搶過來。未打開，看了看表的時間，才四時，那不會是炸彈。

信差準備去派別的文件。

她一邊拆，一邊很緊張地問：「誰送來的？」

「是一個男人交到接待處的。」

打開紙盒，呀——一聲，所有人都隨這叫聲楞住了。

紙盒墜地，拋出了一隻人的耳朵，內裏附了一張紙條：若你不繼續刊登這新聞，你會收到劉萬年身體其他部份。

她昏倒在信差身上，其他人立刻跑上前急救，十來種藥油堆到她面前，藥油味瀰漫一室，她醒了。

其他人以爲該鬆一口氣了。

但見她瞠目結舌地瞪着他們，所以，誰也沒敢鬆懈。

「我要找新聞大王！」

推撞開所有人，全身像燒滾般，她可以燒死任何一個人。

新聞大王捉不到劉萬年。

自己被騙，被利用。

報紙快要印刷，心愛的人將身敗名裂，是自己一手做成，這麼笨！這麼蠢！所幹的一切都白費了！

她不容許新聞大王騙她！

「關掉所有印刷機！」她下令。

工人馬上拉下手掣，卻已不見了她。之後怎樣？晚上是最忙的時候，不能閒着，停了機，沒人知道該如何。

她溜往天台。

每一步都是那麼艱難。劉萬年不在新聞大王手中，會在誰手裏？還割下耳朵還價！心裏更慌，她完全不知道方向。

誰人喚她她都不理。

她心裏在喚另一個人。

直向新聞大王處跑。那大鬧鐘在啷答啷答的，她聽得很清楚，那是她壽命的指針。

「報紙呢？」

發覺有點不妥，新聞大王的手下提起槍戒備。新聞大王留意到她臉上的神色，莫名的驚惶。他忖量：若劉萬年來了，她不會這麼瘋，莫非是黑俠？但她沒理由害怕；警方已經派人封鎖報館？

她跑上來，上下氣接不上，只淵着他。

她把那耳朵提到他跟前。

「劉萬年在你手裏？」凹陷的眼睛，幽藍的。她要討回所有公道，而且要立刻，否則那憤怒的靈魂，會帶他到地獄去。

他把那耳朵拿在手，不可思議。

「不會是劉萬年。」

「你清楚，還是我清楚？」語氣低沉而怨怒，直插人心中。她不能再被騙，她也有一柄槍。

「快交劉萬年出來！」她拔槍指嚇新聞大王。

一支小槍對六支機關槍。

「劉萬年在我手，報紙印好了嗎？」論實力，他不怕，警方萬馬千軍也敵不過他，何況這小槍，算甚麼！今非昔比，他不畏任何強權，怎樣的壓榨都嘗過了，今天他要幹應該幹的，忍了太久，他要爆發！

「證據呢？」黎慕慈不懼指着她的機關槍。

她只要劉萬年。

「跟新聞大王討價還價？你以爲我是你手下，梁天來？」拿往事來控訴她，以示他膽量。

「你可擔保你手下沒出賣你？」她嘴角泛起一絲笑容。他的手下，那一個手下有這本事？

警械大盜？他死了。

他死了？

新聞大王突然開竅。

自己巡往油墨房時，明明只有自己的手下，警械大盜瞎了，破窗墜下深不見底的懸崖，死了，他一定死了——但他的屍體呢？是否有預謀，逃掉，連同黑俠劫了劉萬年？黑俠也是黑人物。

眼珠溜了一圈。

閃出不定。

他突然橫伸一腳，黎慕慈的手給踢了一記，手槍滑出。

手下用槍劫持她，押着她到印刷房。

「別問來問去，印好報紙才跟我慢慢討價，只要你交足貨，我會履行諾言！別多愁。我不會虧待你！我的上司，黎慕慈小姐。」

重臨印刷房，背後卻多了七名充滿敵意的悍將。其中一個，令她印象深刻：

西服鞋襪帽子襯衣領帶全是報紙做的，形象鮮明。

這一隊人操下來，叫正在工作的人不知所措又徬徨。

黎慕慈沒有開口。

其他人不敢妄動。

「時間有限，別呆着看我們，快去印報紙！」新聞大王說。

啪！

有人闖進來。

「停手。」是兩名護衞員。

砰！砰！

闖進來的人，當場被射殺。不過是一剎那的事。

印刷房所有人都怔住。他們人雖多，卻一點實力都沒有，鬥不過這些人，可是，就動手工作？看着兩具剛死去的屍體，大家的神經抽緊，手腳遲緩。

她看着眼前的一切，唯有就犯。

「開印刷機。」黎慕慈說。

新聞大王笑了。

滾筒開始轉動，送紙機送出一張張米白色的報紙紙，套上紅、黃、藍、黑，圖文並茂，一排一排整齊地在運輸帶上列隊，緩緩送去鋤紙機處分割，然後摺好，一份接一份堆好，待大廈外的吊機吊放到貨車上去。

看着那鮮紅色的頭條，這曾經被禁的新聞，得以重見天日。

滾筒不斷地旋轉，清白的報紙便印滿了油墨。

市民會從報紙知道警械部部長如何疏於職守。

印刷機的鬥志很旺盛，滾着，轉着，滾着，轉着。

警械倉庫是兒戲得不得了！

機械很興奮地運轉着，彷彿出了一分力去救地球救人類。

眞理必勝，正義長存。

劉萬年是不是在他手？割他耳朵的人明明叫自己千萬別印報紙，他在暗，新

聞大王在明，兩者都迫她，兩者她都信不過。

「從今以後，世人都可以享有最好的新聞自由！」新聞大王高呼，呼嘯聲與印刷機聲起了共鳴，彼此拍和。

報紙新鮮出爐。

新聞大王愛不釋手地抓在手裏。

翻來覆去地看，確定這才是一份有專業水準的報紙。最好的報紙，在他親自監督之下，才有面世機會。

放在他身旁的報紙，沒有再疊高，沒有再出爐。

滾筒停止轉動。

運輸帶不前進。

巨鋤鋤下一批後，沒再抬起頭。

機器沒號叫，變成一隻死牛般。

新聞大王的視線馬上掃向黎慕慈，她呆若木雞站在那裏，沒動過半分，雙眼

無神。

他靜靜環視每一角落，每一個人。

「開動印刷機！」他發出命令。

但所有人都不聽他指使。

他們不能不聽命令，說話者手上有機關槍。新聞大王對二人的反應有點駭然，一瞬間所有人都視死如歸反抗他？

「印報紙要投資，你沒付半分，卻印了那麼多報紙，還不夠嗎？新聞大王，人心不足，蛇吞象！」

忽地，燈亮了。

黑俠關停了印刷機。

新聞大王的手下準備開火。

新聞大王推開他們，叫嚷：「破壞了電源就不能印報紙！笨蛋！」

「黑俠，你或許不知道眞相！」新聞大王苦口婆心說起來，他知道面具下的

人，與他的立場是一致的。

「只要有兩個人出來，眞相就會消失！」黑俠咆哮一句。

連他都背棄自己！

他主持正義，卻不相信眞理。

黑俠也隨大衆。

一直是誤會，一廂情願。

「你不想有一天，你一覺睡醒，洗臉漱口後，很渴望閱報紙？」新聞大王咬牙切齒，很希望有一個正面的答案。

「如果報紙是由你印，看與不看，有分別嗎？」

黑俠竟然把自己炮製出來的新聞與其他人相比！他對自己，和其他記者，原來都一視同仁。

都不是同道中人。

新聞大王拔槍，瞄準射去，他不要其他人幫忙，一定要親手殺死背棄他信念

的凡夫俗子。

黑俠應聲彈開，抓住一個吊報紙的架，翻滾入紙倉中。

砰！砰！

「黑俠，你知不知道開罪新聞從業員，後果有多麼嚴重？」

砰！砰！

黑俠只是一味的逃，在吊架上攀爬騰越，新聞大王找不着他的去向，射不中。

「黎慕慈，是他劫走了劉萬年，割下他的耳朵！」新聞大王要這人幫他，要多一個人恨黑俠！

聽到劉萬年三字，黎慕慈握握耳朵，仇恨滿胸，奮力拋掉耳朵，也對着黑俠開火。

她完全受人控制。

受劉萬年控制。

吊架中彈掉下，黑俠飛躍，於半空中拾起飄零的耳朵，再一躍，撲在一堆報紙上，處變不驚，傲視腳下的人。

新聞大王的步槍沒有子彈，他不敢用機關槍，因爲夢未完，他不要醒。

砰！

黎慕慈再開槍。

黑俠閃底。

六發子彈，尚餘兩發，她一定要毀掉傷害她愛人的人，手下絕不留情，洩了心頭之憤才算。

黑俠把耳朵放於口中，咬着一扯！

「你這變態狂！」黎慕慈嘔心，再開一槍。

耳朵被扯長了，變了形，那肉色變淡，厚厚的耳朵被扯得薄薄，中央沒有血，也沒有軟骨，分離的地方，仍柔韌地牽扯着，扯了一呎多，才給分成兩半。一半在手裏，一半在黑俠口裏。黑俠在所有人面前咀嚼得津津有味。

是橡皮啫喱糖。

他沒有扣留劉萬年。

她又被騙。

新聞大王沒有劉萬年。

黑俠沒有劉萬年。

他逃了?!他沒跟她一起，他私自離開了，與太太走了?他不理她?這些日子，她身心受創都是爲他，而他竟然丟下她就遠走高飛?!

黑俠跳下，一腳踢開兩個新聞大王的手下，一手就緊扣着新聞大王的頸項。新聞大王的手掙向後一撞，黑俠吃了一記，反給他擒着，兩指要來篤破他的咽喉。

黑俠頭一撞，新聞大王跌開，扑倒在兩個滾筒上。

黑俠迅速制服了他，綁他在運輸帶上。

剛印起的報紙還沒有乾透，那油墨全印在新聞大王的背上。

趁黑俠不防備，新聞大王一伸腿，踢倒黑俠。黑俠伏在新聞大王身上，雙手看準了對方的頸項，他扼着他頸項不放鬆。

「你怎麼也學其他人一般見識，妨礙新聞自由……」

「你私自製造新聞，怎可以不阻止！」

「劉萬年疏忽是眞事，罪魁禍首是他！」

「錯一次，不等於會錯一輩子。」

「你給他機會，怎麼沒人給我一個機會，我從來沒有錯過！所做的事，更是百份百正確！」

劉萬年的醜聞，那一天，應該公開交代。假若他一早辭職了，所有事情也不會發展到這麼嚴重的地步。大災難由小過失引起。永遠是這樣。

想着這些因果，新聞大王弓起雙腿，拖了黑俠到鍘刀處，伸出金龍五爪，不求眞相的人，不該有眼睛。

挖下去。

黑俠緊握伸來的五爪，奮力抗衡。

有人走進來，開動印刷機。

隆隆機械器聲又開始響起。

白報紙不斷被送進滾筒上。

滾筒向前滾，壓印在報紙上，強迫它們沾上墨色。

運輸帶迅速向前送。

巨鍘又辛勞地向上拉，往下切。工序簡單，只是切呀切，不問因由。

它沒長眼，看不見東西。

黑俠和新聞大王在運輸帶上爭鬥着。

四條腿同時踢入運輸帶旁的凹槽。運輸帶向前送得太快，他倆撐不了多久，便給送到巨鍘前。巨鍘已在侍候。

「劉萬年！」黎慕慈呼天搶地，她要見的人，就站在總掣旁邊，但目露兇光，像在告訴人，他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人。

她跑上去擁着他。

他如報紙的滾軸，硬挺挺地，沒理會眼前的她，只等待巨鋤鋤新聞大王。

黑俠陪葬，就讓他陪葬吧。

救過他的，他沒念他的恩，因爲他已經甚麼都沒有了，而且他的一切醜聞街知巷聞，大家爲自保紛紛搶購槍械，就是明證。黑俠雖然救了他，但落到黃泉去，也騙不了任何人，他有責任，他不會清白。他熬不住這自取的罪咎。

彼此目光都枯竭，都怒目凝視。

「萬年，我們跑，離開這裏，我們重頭再來。」黎慕慈聲音哀怨。她的生機，就是逃。爲了幫他，她的一切早已在這幾天賠上。

她沒追究過。

「梁天來還可以扮成新聞大王重頭再來。我四十多歲，勞累半百打下的江山——我現在甚麼都沒有，我攀得那麼辛苦，出了那麼多血汗，我不能重頭再來！誰奪去我的所有，誰得到閻王處認錯。」

身旁的女人拉不住他。

隆——隆——隆——

報紙在印刷着。

鮮紅色的頭條：警械部部長劉萬年疏忽引致劫案頻頻，強烈要求他辭職接受審訊。

堆在面前的報紙，一疊一疊，數以萬計，正蓄勢待發，要向公衆張揚。

黎慕慈扯着他的衣襟，「不要理別的了！我們一起逃吧！」

那鮮紅的頭條。

黎慕慈。

連一手捧出來的女人也背叛自己，令自己身敗名裂，是身旁這個口口聲聲要和他一起跑的女人，是她把他的事刊出來，是她使他顏臉無存，是她背棄他，出賣他！還說永遠地愛他！她要他走，不要他知道發生的事！

一巴掌摑過去。

她的槍掉地，很鏗鏘地。

劉萬年拾起。

一陣嗚嗚聲由遠而近。

「萬年，你是有錯的，乾脆認了吧！」黎慕慈臉上有淚水，「你逃不掉，聽到嗎，是警車聲，而且，不只一輛，我們都逃不掉！」

她跪下來，要觸他的手。

「我送你先走！」劉萬年朝她胸膛開槍。

她看着他，那想觸他的手，柔弱似天際希微晨光，緩緩垂下，最後，落在地上。她美麗的眼睛仍眷戀地看着。她先走一步了，沒有怪任何人。

天亮了，所有夢得終止，醒來要面對現實。

新聞大王的手下提着機關槍，但沒有開火，怕報紙印不下去，只對着劉萬年，退後。

劉萬年突然狂性大發，奪了其中一人的機關槍亂掃。

噠噠噠噠噠！

報紙都給他轟成碎片。

支撐印刷機的鋼架給轟斷了。滾筒下塌，印機翻倒，油墨飛濺了一地。報紙被油墨染汚了，內容與標題分不清。

轟！轟！轟！

吊着巨鋼的鐵鍊斷了，它掉下來再沒上去。

運輸帶被折斷，黑俠及新聞大王翻倒地上。

彼此閃身各自逃亡。

擱在天花的吊架已搖搖欲墜。

轟！轟！轟！

「我仍然是警械部部長！我仍然是警械部部長！」劉萬年一手提着機關槍，一手高舉作個勝利姿勢。此刻，他是皇帝。

機關槍的子彈快耗盡。

最後十發轟斷了支持整座印刷機的鋼架，機腳已斷，整座機械已失掉重心，強烈地顫抖，不一會，已橫倒下去。

隆——隆——隆

滾筒打在劉萬年頭上。

油墨瀉滿一地。

「我仍然是——」

隆——

給埋葬。

運輸機的齒輪，沒有了皮帶的負荷，轉得飛快，乒乒乓乓打在兩邊的鋼支上。鋼支給打得上下搖擺，像水波泛起了漣漪。

不一會，聲音停了。

有一隻套上黑手套的手推開了那一大堆鋼支。

黑俠爬了出來。

掩着鼻打量四周。

該死的都死了吧！

突然又砰一聲巨響，一切，還沒完。

吊機的門給撞破，吹開了瀰漫在室內不散的煙塵。小火箭飛闖進來，門開了，新聞大王的手下提着機關槍戒備。

六個人從火箭操出來，已發現新聞大王的踪跡，撥開鋼支，拖出新聞大王。

手無寸鐵，就這樣出去，必死無疑。

得眼巴巴讓他走？

新聞大王拐着腳登上了火箭。他感慨，驀然回首，看見這亂葬崗的場面，有點捨不得，「我早說，眞理必勝，正義長存。公正持平的，始終得到勝利。」

火箭門被關上。

小火箭開啓，飛走了。

強大氣流，吹得印刷房的物件亂飛。

印妥的報紙，給風捲走，沿着那破口飛出去，在空中舞動，如一把傘，沒有直接墮地，在空中盤旋了一會才飛落地上。

只有幾千份報紙，只有幾千個人知道眞相。

黑俠跑上前，有點不憤地目送新聞大王的火箭離去。他很逍遙地，所賺的一切都不用成本，就如此徜徉而去了。

他一腳踩在地上，踩中一枝機關槍。

這是最後的機會，他拾起，向着快要遠去的火箭開火。

小火箭已漸遠，成爲一個小黑點。

室內仍充滿氣流，飛舞的報紙打在黑俠身上。

機關槍很猛烈地向着黑點發炮，槍聲不絕，驚醒全城的人。

此時看見黑點噴出一絲黃煙，不久，黑俠聽到一響如粟米被爆開的聲音，很小。同時黑點拖着一團黃煙向地面俯沖，不一刻，在遠處墮下。

黑俠麻木地丟下機關槍。

靜靜地坐在這廢墟中。

警察們跑上來。

老蔡也來了，跟黑俠一同向遠處望。

「早點回去吧！你一定倦透了。」老蔡拍拍他肩膀。「周小姐很掛念你的。其他的別管了。」

太陽升起。

印刷房遭受嚴重破壞，今天沒有新聞。

周綺薇是不是伏在時光書社的借書處的桌上待他回去呢？開始新的一天，不能讓她失望。既然大家都希望有發展，她投放了那麼多誠意，他不能辜負她。

他除下黑面罩，洗個澡，換了一身像樣的運動服才回時光書社去。

路上有很多途人，大家在議論紛紛，今天沒有報紙，內裏可能隱藏着危機！

馬飛不理，走着，跑着，歸心似箭。

他衝入時光書社。

浪濤和海豚聲不斷呼喚他，叫着他的名字。

幽幽檀香飄，這裏已回復舊觀。遭搗亂過的地方，已執拾好，原本滿地的紙屑，都掃走了，地面光潔雪白，映着馬飛這一新的衣服，憔悴的容顏。

周綺薇不在借書處。

資料室沒有人。

雜物房不見她影踪。

她沒有來過？不會的，她念他，掛他，會在這裏等候他回來，然後一起快快樂樂地渡過將來的每一天，屬於兩個人的好日子。

「周綺薇！」

「周綺薇！」

他拉開了窗簾，亮了室內所有的燈，一切展現在眼前的，都清楚不過，全都是死物，沒人應答。

極目一望，在借書處，桌上的中央，有幾條鑰匙。

在六月飄霜的那天，他追趕直升機前，是他交給她的。

她一直保留着。

待他追罷直升機回來，她替他療理傷口。

待他從新聞大王那處逃出來，她照料他。

如今，他穿得那麼整齊回來，本要好好逗她快活一點的，偏又不見她。

放下鑰匙，她還會回來嗎？

陽光已經逾越窗口，射到他身上來，他感到很熱，除下了T恤，袒着胸，貼着玻璃，看着街上無措的人。

周綺薇是不是剛剛才走的？

人的能力有限，
我不妄想遇上甚麼意外，
使我的能力暴增，
輕易地對抗所有敵人；
因爲如果某天我心術不正，
或給邪妖控制，
我知道也會有另一個人，
有能力擊倒我。
沒有任何祈望，
但望在黑暗中，
盡量製造光明。

一個都市怪客的誕生

彭志銘

九一年，出版《黑俠》漫畫，是因爲看到漫畫壇上，沒有一個似樣的英雄。

小時的漫畫偶像，抵不住時代洪流的衝擊，如日本的鹹蛋超人，仍在假得令人失笑的模型大廈前打怪獸、美國的蝙蝠俠和捧着地球飛天的超人，要靠「羅賓之死」及「超人之死」來作垂死掙扎。香港的，更不消提，老一輩的漫畫家，早已退下火線；年輕的一代，只能用「慘不卒睹」四個字來形容。

唯一的童年偶像，王小虎，沒有了黃玉郎，好比失掉靈魂的乾屍。

明白到，一個漫畫英雄，已不是那類飛天遁地、血肉模糊的怪物，也再不能單靠那些所謂主筆的漫畫家。

美國漫畫之成功，是因爲同一個角色人物，可讓多位合適的漫畫家來編

繪，所以，我聘請利志達繪畫由我創作出來的黑俠之外，同時也與台灣、日本、美國、新加坡的漫畫家洽談，藉此撞出火花。

另外，除了漫畫之外，我們會將《黑俠》拍成電影、動畫，也會出版小說、製造電子遊戲、模型公仔及其他一切相關的玩具禮物產品，務求將黑俠這漫畫人物，推展爲世界性的新偶像，這也是很多朋友奇怪我當年冒着賠錢的危機，也要出版《黑俠》漫畫的原因。

世事很玄，第一本《黑俠》漫畫的畫師姓利，好友利志達，而第一本《黑俠》小說的寫手，也姓利，利國棟也。

兩位好朋友的努力，才是《黑俠》成功的主要因素，寄望將來與更多高手合作，將黑俠繼米奇老鼠後，成爲一位國際級的不死巨星。

九六初

兩・人・小・傳

彭志銘的話：

叫自己寫小傳，是很怪怪的。

人生在世，像個過客，故有禪師堅持「不留穢像於人世」；今天，是昨天的過去；明天，還未到，無從記錄，還是當下，這刻，我才是我。

以前的我，已非今夕的我，說來何干？倒不如，讓你們省下時間，看利國棟的話吧——

利國棟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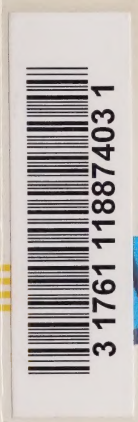
其實我何年何月何日何地出生，籍貫何在，在哪肆業，在哪工作，有多少成就，有多少女朋友、太太、子女，創作過甚麼重要作品，都不會影響閱讀這本作品。我只知道，只要我活得精采，終有一天，你不需從這段文字中知道我是誰。

黑俠 (HEI XIA)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the SUB-CULTURE LTD.
All 黑俠 (HEI XIA) characters, character names, and the distinctive likenesses thereof, are trademarks of the SUB-CULTURE LTD.

Copyright©1991 SUB-CULTUR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次文化** logo is a trademark owned by SUB-CULTURE LTD.
Printed in HONG KONG.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LEGEND OF

EI XIA™

世上沒有必要相信的事實，

信則有，

不信則無；

一切青紅皂白是非對錯真假都一樣。

誰個要鍥而不捨追尋真理，

等於不知地球是圓的！

次文化
漫畫文化
時代見証

SCB 184 $45

ISBN : 962-7420-16-6A

Printed in Hong Kong